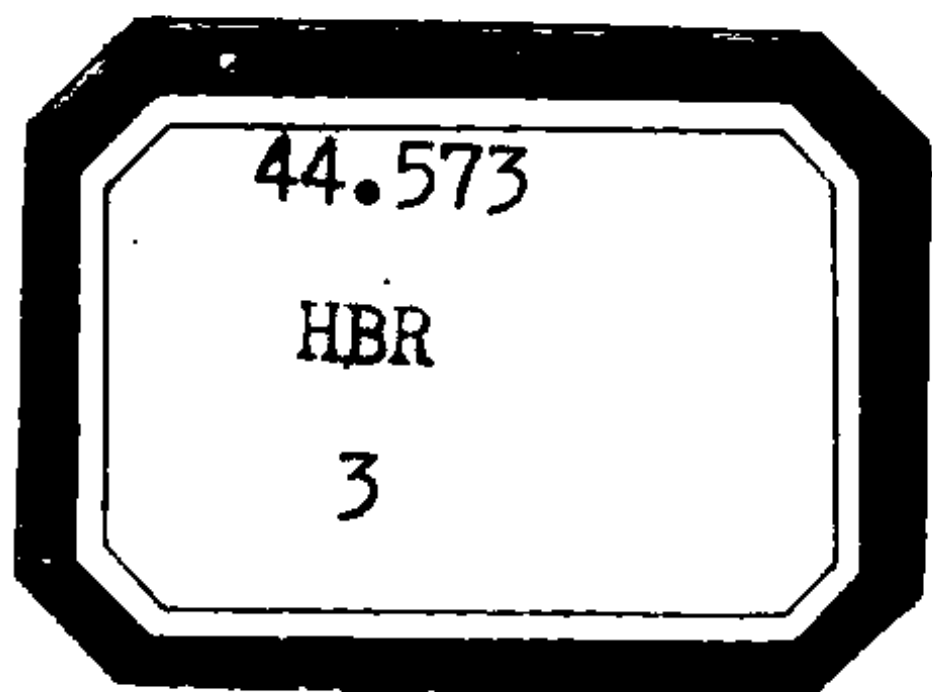


0164923

# 河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 第三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石家庄



C0383863

#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 目 录

民兵英雄郝庆山·····	1
模范大枪班·····	17
钢铁游击队·····	24
董家庄地道战·····	29
民兵联防打豺狼·····	32
巧夺机枪·····	34
痛打落水狗·····	37
夜袭盐店·····	39
截粮伏击战·····	42
康九成刀劈鬼子头·····	44
黑夜深山救亲人·····	47
手巾包吓破日伪胆·····	51
还乡河畔打蒋匪·····	55
智勇双全的民兵小分队·····	60
爆炸能手陈财·····	68
飞行组·····	72

英勇机智战顽匪.....	80
兰小三舍身护干部.....	82
护军库.....	85
深夜扒铁道.....	88

## 民兵英雄郝庆山

全国民兵英雄郝庆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在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指引下，领导着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英勇顽强，神出鬼没，在定县一带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 智夺敌枪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在冀中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用“三光”政策镇压抗日烽火。敌人在定县到处安据点、挖封锁沟，县城周围的村庄都建立了伪政权。离城五里的郝白土村四周修了八个炮楼。汉奸、特务经常到郝白土抓夫抢粮，敲诈勒索。

这年秋天一个下午，有个姓杨的特务提着手枪溜到郝白土敲诈财物。特务正在街上打骂两个老头儿，突然闯出一个人来拦住他的手说：“先生别生气，他们不会说话，请到里面喝茶”！这个人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黑红色的脸膛，是个二十多岁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他一面叫两个应付敌人的人烧茶、煮鸡蛋，一面把特务让到维持会院里说：“杨先生请先喝茶，我去给你敛款。”说着一迈腿出门去了。这个小伙子就是定县郝白土村的郝庆山。

郝庆山苦里生，难里长，从小就恨透了那些欺压穷人的

地主、国民党。日本鬼子侵占了定县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更激起了郝庆山的阶级仇民族恨，他总想有一天宰他们几个出出气。一九四一年，区公安员老马同志到这一带秘密开展抗日工作，郝庆山头一次听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他几次央求老马说：“老马，发给我一支枪吧！他们有个仨俩的来了我就收拾了它！”老马看着这虎虎实实的小伙子打心眼里高兴，说：“小郝，眼下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时期，咱们不能光靠上级发枪，区委指示：要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这次姓杨的特务来，正合郝庆山的意，他假装敛款，到村外一看，没有别的敌人，暗暗骂道：“兔崽子，送上门来了！”他翻身回来进门一看，那小子正坐在院子里剥鸡蛋吃，手枪掖在腰里。他一个冷不防扑上去掐住特务的脖子。那小子慌忙去抓手枪，郝庆山手疾眼快，右手攥住枪身使劲一拧把枪夺过来，一翻手把特务砸晕了。

郝庆山夺了第一支枪，区里让他领导村里的抗日工作，他首先把维持会控制起来，掌握了村政权。接着又把郝小田、王新为等几个年青人团结起来一块闹革命。

转年正月二十二日，郝庆山正和老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在村口放哨的人跑来报告说：“村里来了两个特务，带着两支大枪，一支手枪，八颗手榴弹。那个当官的还挎着一把东洋刀，正在街上打人要钱哩！”郝庆山一听，抄起手枪一蹦就下了炕说：“走，下了他的枪！”“小郝，等等！”老马叫住他说：“你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吗？‘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干革命可不能冒冒失失

啊！”于是，老马和郝庆山悄悄商量了一下，郝庆山点点头把枪藏在腰里上了大街。到街上一看，原来是大屯炮楼上的特务小队长。他装着笑脸走上去说：“先生贵姓？”那小子斜着眼瞧了瞧郝庆山，鼻子里哼了一声：“姓谷！干什么？”郝庆山说：“谷队长，有事跟我说吧！”特务狗眼一瞪说：“少废话，奉上司命令，马上给准备四十五块钱，一百二十斤白面……”郝庆山赶紧说：“好办，好办！”说着把两个坏蛋领到维持会西屋北套间，立即叫两个办公的去打酒炒菜。郝庆山把两个特务稳住以后，趁机一溜小跑找老马商量夺枪办法去了。

工夫不大，就见王新为和另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迭票子来见姓谷的特务。这时，俩家伙正坐在炕上大吃大喝。王新为把手里的票子往特务眼前一晃说：“谷队长，这是四十五块钱，别的随后就到，钱请你点点数！”那家伙看到票子，高兴得忙说：“够够够！”果真低着头数开了。王新为一看坏蛋上了钩，按着预定的暗号咳嗽一声。就见门帘一挑，郝庆山一阵风破门而入，蹭！上了炕，一脚踩住洋刀，大喊一声：“不许动！”震得窗棂子直忽闪，手枪早顶住姓谷的后脑勺。这时，王新为他们俩也逼住了那个伪军。俩坏蛋一下子吓得瘫在炕上，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

两次夺枪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根据区委的指示，郝庆山组织了游击小组，立即发动群众挖地道，修筑街垒工事，要把郝白土建成一个在敌人鼻子尖下的战斗堡垒。

## 战斗在敌人心脏

一九四三年四月，郝庆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对敌斗争更坚强了。

这年春天，日寇为了摆脱在华北的困境，和蒋匪狼狈勾结，加紧向我晋察冀边区进犯。一天郝庆山正和郝小田、王新为等伙伴们商量如何支援边区进行反“扫荡”的办法。老马从区里来了。他对郝庆山说：“最近敌人不断从县城抽调鬼子、伪军‘扫荡’我山区根据地。区委叫你们依靠群众，在定县城关车站广泛开展麻雀战，狠揍敌人，拖住他的后腿。”郝庆山心里一下子亮堂了，他忽地站起来说：“老马同志，党指到哪我们打到哪。敌人‘扫荡’我们的边区，我们就扫荡他的内部，把城关砸他个稀巴烂！”老马点点头说：“对！咱们在城关骚扰敌人，就好比孙悟空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钻到敌人心脏里搅他个五脏不安。”

于是，郝庆山和伙伴们经常在城关神出鬼没，破电线，捉舌头，搞侦察，除汉奸，搞得定县鬼子队长井尚手忙脚乱，晕头转向。经过侦察，郝庆山发现张胖儿的伪保安队和伪治安军为粮饷常闹矛盾。他们决定来个火上浇油，叫他们狗咬狗。一天晚上，他带着郝小田等化装成治安军混进西关，抓住一个保安队的特务，拳打脚踢地边打边骂：“回去告诉张胖儿，你们以后再寥刺，非揍死你们几个不可！”第二天夜里，他们又化装成伪保安队，用同样的办法揍了一个伪治安军。这一下子可热闹啦，城里的伪治安军包围了保安队，敌人演了一场狗打架。老百姓看了暗暗叫好。



郝庆山乘敌人忙于应付城关的混乱，又按区委的指示去捕杀住在车站西侧王庄据点里的伪警备队中队长和姓刘的特务。这俩汉奸无恶不作，群众骂他们是“头顶长疮，脚心里流脓，坏透了的铁杆汉奸”。郝庆山在王庄群众的协助下，带



着郝小田等七个组员，踏着蒙蒙月色，悄悄爬过三道封锁沟，绕过敌哨，越墙进入伪警备队西院。郝庆山布置好警戒，便和郝小田等贴着墙摸到这两个坏蛋住的北屋门两侧隐蔽起来。正巧姓刘的特务出来解手，一出门就被两个组员掐住脖子，登时捆了起来。这时郝庆山一拉小田，二人悄悄进了屋，隔门缝往西套间一看，那个伪中队长正躺在床上抽大烟。郝庆山给小田使了个眼色，“当”地一脚把门踢开，一个箭步窜进去抓住伪军中队长的头发。这小子一翻手攥住郝庆山的枪拚命挣扎，郝小田立即拔出刺刀上去朝那小子肚子上“噗哧噗哧”就是几下子，那家伙嚎叫一声就松了枪。郝庆山就手抽出砍刀，手起刀落，这小子的狗头就分了家。郝庆山说声：“撤！”几个人把姓刘的特务押到车站附近处决了。车站上的敌人听到动静，吓得躲在炮楼里乱放了一阵枪，连头也没敢露。

第二天，西关、车站上的敌人象炸了窝的蚂蜂乱成一团。老鬼子井尚慌了手脚，急忙调回“扫荡”我根据地的鬼子、汉奸，在城关、车站各据点加紧防守，晚上通宵戒严。但是，没过几天，西关一个抗拒减租减息的地主管家又失踪了。接着，城里伪税务局长夜里被人掏走了。吓得鬼子和汉奸一听郝庆山游击组的名字就浑身筛糠，车站上、西关里的汉奸家属都纷纷搬家。

井尚气急败坏地把张胖儿等汉奸叫来大骂：“你的，统统的饭桶！土八路郝庆山的抓不住，死了死了的有！”一伙汉奸走狗连连称是，满头大汗，谁也拿不出主意来。他们出动了一个中队鬼子和两个中队伪军几次到郝白土“扫荡”，把城里

城外翻了个鸡飞狗跳墙，连郝庆山的影儿也见不到，只好悬了二百万元的重赏捉拿郝庆山。

## 飞车捉舌头

夏夜，漆黑又闷热。郝庆山带着两个民兵，隐蔽在铁路西侧的树丛里，等待着从南开来的火车。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尽快摸清敌铁路运输情况，他们决定今夜扒车捉舌头。

“呜——”南面传来一阵刺耳的汽笛声。郝庆山一挥手，两个伙伴便沿着路基向北跑去。等火车快到眼前时，郝庆山借着灯光一看，车上全是抢掠的老百姓的粮食。他暗暗骂道：“狗强盗！总有一天，中国人民要跟你们彻底算账的！”他一双仇恨的眼盯住了疾驰的列车，凭着从前扒敌人火车的经验，等只剩下最后三节车厢时，“噌”地窜上路基，看准了守车，一伸手恰好抓住了守车上的弓形扶手，同时纵身一跃，象一只矫健的燕子，两脚轻轻地落在脚蹬上。

郝庆山在脚蹬上定了定神，侧身往守车里一看，嗨！里面有三个鬼子，一个个抱着大枪，随着火车的颠簸，一歪一晃地打着呼噜。这几个野兽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民兵英雄，飞上了他们疾驰的列车。郝庆山推开车门，一把揪住靠门口那个鬼子，冰凉的枪口在鬼子鼻子上一蹭，鬼子猛地打了个寒战，郝庆山趁势一揉，连人带枪拖出车门，一把夺过鬼子的三八枪。这时，鬼子才看清站在他面前的粗壮大汉，原来是个“土八路”。他惊叫着扑过来夺枪。郝庆山飞起右脚，将鬼子仰面朝天踢下守车。守车里的另外两个鬼子仍在打着

呼噜。

这时，火车速度突然放慢了，郝庆山意识到机车已经驰进第一道扬旗。他向路基下扫视了一眼，借着火车的冲力，飞身跳下车来。火车霎时进了定县站，旷野又恢复了深夜的宁静。郝庆山返身往南，走不多远，就听到前面树丛里发出几声鸟叫，这是另两个民兵的联络信号。郝庆山急忙走过去，两个伙伴早把鬼子绑起来了。三人连夜把舌头押送到区里。

## 夜 炸 铁 桥

一九四四年，游击小组发展成了民兵连。郝庆山担任了民兵连长，更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为了阻塞敌人运输军火物资，上级指示各县民兵广泛开展“破袭战”。

郝庆山和民兵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的教导，多次用地雷炸断平汉铁路。后来，他们觉得铁轨断了容易修复，大伙一研究，“干脆炸他的铁桥！这玩意儿三、两天修不好，他修这一座，咱就去炸他那一座，叫他们两头忙。”

经过几天的侦察，郝庆山把定县车站南边那座铁桥的情况摸清了。这座桥靠近车站，白天有两个伪军站岗，不好下手，下午八点钟有八个鬼子来防守。必须抓住天黑以后鬼子上岗前十五分钟的时机，迅速行动才行。

一天傍晚，约莫七点多钟的时候，桥上两个站岗的伪军刚一下岗，突然从铁路西侧的庄稼地里窜出四个人来，每人抱一个炸药箱，猫着腰神速地来到车站南面的铁路桥下。四

个人搭着人梯把炸药箱一个个地堆在一丈多高的桥梁下面。这就是郝庆山率领的炸桥小组。他们刚刚接好拉绳，就听到一阵皮鞋声，由远而近。郝庆山一挥手，几个人立刻撤到桥西侧一片洼地的土坎下。不一会儿，桥头露出八个戴钢盔的鬼子兵，刺刀在电灯下闪着寒光。只见七个鬼子钻进了桥头堡，留下一个鬼子在桥上来回游动。

郝庆山看时机一到，叫民兵王冬菊拉绳，不料绳子断了。小王着急地说：“连长，我去接！”“不行！”郝庆山一把拉住王冬菊悄声说：“鬼子上岗了，太危险！”怎么办？如果接不上，不仅一百七十多斤黄色炸药白扔了，而且明天鬼子一发现，下次就不好炸了。郝庆山只急得浑身冒火，他想：“自己是共产党员，必须迎着困难上，遇到意外更要沉着。”他两眼盯着鬼子哨兵在打主意。忽然，他急中生智，对同志们说：“我上去，你们掩护我。”说着脱光了衣服在泥土里一滚，满身变成了泥土色，顺着绳子就朝大桥爬去。快接近铁桥了，鬼子从桥北头走过来了。郝庆山急忙贴在地上，等鬼子背过脸往回走时，他就猛爬几步；鬼子一转身，他又赶紧趴下。蒺藜、石块、铁丝划破了皮肉，他也没感到痛，他心里只想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不顾个人生命危险，等鬼子一转身又猛爬几步。就这样，一直爬到桥下才找到断头。当他接好拉绳艰难地爬回来时，才感到被划破的皮肉一阵阵疼痛。他一把抓住小王的手说：“快，快，接上啦！”小王使劲一拽，只听“轰”地一声巨响，火光冲天，鬼子哨兵和铁桥一齐上了天。等敌人仓惶赶来时，郝庆山和民兵们早回去睡觉了。

炸了铁路桥，民兵们的斗志更高了。鬼子刚把车站南面



的铁桥修好，定县北的唐河大桥又被炸断了。只炸得敌人懵头转向，手忙脚乱；只炸得这条敌人号称“对华作战的大动脉”经常陷于瘫痪。

## 入虎口智炸机车

虽然已到深秋，郝庆山却大敞着怀，露出古铜色的胸膛，头上冒着热气，大步流星地赶着路。今天一早，他到县委所在地向边区首长汇报了他们破坏敌人交通的工作。边区首长鼓励了民兵连的斗争精神，又交给他们一个新任务——炸毁敌人的机车。

郝庆山接到任务，情绪十分高涨，恨不得一步迈回家去。他一路上回想着首长的指示：“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敌人正在做垂死前的挣扎，你们要狠狠卡住他们的交通线，使敌人无法向前线运输军火、粮食。庆山同志，这个任务你们有把握吗？”

“有！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天大的任务也完得成！”

“好！上级希望在五天内听到你们的喜讯。”

“报告首长，我们三天就能办到！”

太阳偏西，郝庆山一到家，立即召集民兵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擦黑的时候，郝庆山化装成鬼子兵来到定县车站侦察了情况。可巧有一辆准备明天去拉军火的机车停在票房南边过夜。

深夜，刮着瑟瑟的西北风，天黑得对面不见人。郝庆山带领十几个民兵扛着地雷，手持短枪，沿着侦察好的路线朝





定县车站奔来。他在站外布置好警戒，便同罗壮街、高根喜等四人悄悄地爬到车站附近，隐蔽在—道铁丝网后面，借着站台上的灯光—看，暗淡的灯光下，黑忽忽的火车头象个怪物卧



在票房南边。车站的两头有两个站岗的伪军，就象老虎嘴里的两颗牙齿。“连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几个民兵都抢着要去。郝庆山耐心地说：“我比你们熟悉情况，还是我去好。”说着，抱起地雷，钻过铁丝网，瞅个空子接近了站台。他乘伪军一转身的工夫，敏捷地翻过了第二站台，恰好，机车上没有人，他爬到机车侧面，迅速将地雷紧紧拴在机车的大气缸上了。当郝庆山急转身往回走时，突然一声尖叫：“干什么的？”敌人发觉了。郝庆山早有准备，他大胆沉着，平静地回答说：“我是车上的，到那边买只鸡吃！”哨兵信以为真，没有再问。郝庆山趁机跳过站台，钻过铁丝网，向伙伴们作了个手势说：“小罗，拉！”只见机车上火光一闪，“轰隆隆”一声巨响，山崩地裂，火车头被炸得粉身碎骨，变成了一堆废铁。

就这样，上级交给民兵连五天完成的任务，他们当夜就完成了。郝庆山和民兵们发扬了机智勇敢，连续作战的作风，接连炸掉敌人八辆机车，直搅得老鬼子井尚：手足无措，心胆颤，五脏颠倒魂不安。

### 奇袭北庄炮楼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郝庆山领导着民兵配合当地部队接连拿下城西几个炮楼，靠近定县城的北庄炮楼就成了敌人的前哨。北庄炮楼修筑在铁路西侧一个又高又陡的大土疙瘩上，两边挖了两丈多深的封锁沟，铁路两旁的群众出门都得从这儿经过。鬼子和汉奸经常在这里拦劫行人，敲诈勒索。老百姓早就恨透了他们。



一天，郝庆山从内线关系那里了解到，北庄炮楼里的鬼子和汉奸大部到城里洗澡去了，只留下四个伪军站岗。他们决定乘炮楼空虚的机会，去抄敌人的老窝。

半前晌的时候，四个特务打扮的人顺着铁路大摇大摆地朝北庄炮楼走去。为首的是郝庆山，他头戴草帽，鼻梁架一副墨镜，上穿白纺绸褂，斜挎着手枪，看上去象个当官的。他们沿铁路走不多远，就见前边走来一伙鬼子和伪军。郝庆山回头对民兵说：“大家要沉着，看我的眼色行事。”眨眼间，几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和伪军来到对面。郝庆山稳重沉着，嘴里哼着秧歌调，跟鬼子打了个照面。一个鬼子咕噜了几句，郝庆山点一点头，也没答话就过去了。

炮楼旁有个老头儿正耨草，为了麻痹炮楼里的伪哨兵，郝庆山老远就冲老头嚷道：“老头儿，你们村有没有八路？”“先生，没有八路！”郝庆山悄声叫老头儿快跑。又故意喊道：“老头儿，有八路快回来报告！”炮楼上的哨兵还以为真是特务队来了，见他们快上到土疙瘩顶了，便问道：“你们是那一部分的？”“宪兵特务队的！”郝庆山一边答话就来到哨兵跟前。伪军又来盘问，郝庆山把眼一瞪骂道：“混蛋，眼瞎啦！”那伪军一瞧这位“长官”气派不小，“啪”地一个立正，站在那里不敢动了。郝庆山朝前一指问伪军：“这儿是什么村？”“北庄子。”

“那边呢？”伪军一扭头，郝庆山一手把伪军的大枪夺了过来，又飞起右脚将他踢了个狗吃屎，两个民兵上去象捆小鸡儿似的绑上了。郝庆山使个眼色，两个民兵留在炮楼外边担任警戒，他和郝小田立即闯进炮楼，只见三个伪军捧着唱本唱得正欢。郝庆山大喝一声：“不许动！”三个伪军还以为是自己

人，连说：“别误会，别误会，你们是……”郝庆山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们是八路军！”郝小田用枪逼着伪军喝道：“谁动我就崩了他！”三个伪军听到八路军三字，噗咚噗咚跪在地上直叫“饶命！”民兵们迅速缴获了敌人六支大枪，八十枚手榴弹，八百多发子弹和一个电话机，押着四个俘虏消失在青纱帐里了。

## 铜 墙 铁 壁

日寇投降以后，张胖儿这伙铁杆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队伍。一九四六年，蒋匪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上级指示民兵连：

“要用自卫战粉碎蒋匪帮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

就在这年夏天一个黎明，张胖儿带着五百多匪军来偷袭郝白土，妄图拔掉这把插在敌人胸膛上的尖刀。郝庆山在高房工事里看得真切，一边命令郝小田带七名民兵进入高房工事打击敌人，一边组织群众转入地道。敌人发动连续冲锋，都被郝小田他们用地雷手榴弹炸得死伤一片。这时村北边一个地道口被敌人发现了，张胖儿命匪徒往地道里点火薰烟。郝庆山立即带领一排民兵赶来，他趁敌人不注意，冒着烟火突然从地道口窜出来，一连撂倒了四个伪军，抢占了地道口。接着一跃上了高房，借着浓烟虚张声势地高喊：“一排向东，二排向西……不准打枪，捉活的！”民兵们一齐冲杀出来。敌人摸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慌忙丢下三十多个死尸逃走了。

敌人退走后，县区领导估计敌人一定要来报复，连夜发

动群众在郝白土村中央的丁字街口修起一座四丈高，五尺厚的三层大型土炮台。土炮台有八条地道和全村地道相连。周围埋好八十多个拉弦雷。天雷、地雷、石雷布满了村口、街道。

张胖儿在郝白土损兵折将，气坏了匪团长丁瑞达。八月十五这天，丁匪亲自出马带领一个团和七个县的还乡团杀奔郝白土来了。并扬言：“不踏平郝白土，活捉郝庆山，不回定县城。”

丁瑞达指挥群匪一进村就找洞口，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找见。郝庆山掩护群众转移出村后，早就带领小田、小李等六名民兵和三名群众进入炮台，控制了整个村庄。匪徒们认为郝庆山吓跑了，便一窝蜂向炮台扑来。民兵一拉地雷，匪徒躺下一片。丁匪一看吃了亏，慌忙调来了迫击炮，向土炮台猛轰。郝庆山料定敌人炮击之后就要进攻，他带领民兵们隐蔽到底层。果然炮一停，一伙匪徒又开始进攻。这时郝庆山他们早上到三层，等敌人靠近炮台，郝庆山和民兵们一顿手榴弹又把敌人打退。敌人接连用炮火掩护发动了十次冲锋，都被民兵用地雷手榴弹打了回去。匪军伤亡惨重，土炮台仍然矗立在街中心。敌人干着急没办法。这时，郝庆山就组织民兵对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向匪兵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还在炮台上放起了留声机，气着了丁匪来上钩。

丁瑞达和张胖儿进退两难，直气得浑身打颤，命令在距土炮台十几米的高房上集中六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配合迫击炮一齐向土炮台猛攻，足足打了一个小时，打得浓烟满街。等敌人炮声一停，郝庆山一挥手，民兵们立刻上到第三

层，攥着地雷拉绳，紧盯着敌人。丁瑞达以为炮台里的人撤退了，于是拼凑了四五十个亡命徒，光着膀子，手持大镐，抬着梯子，嚎叫着来拆炮台。等匪徒们架好梯子往上爬时，郝庆山说声“拽！”炮台周围的地雷一个个开了花。地道里的民兵和群众听见地雷爆炸了，到处从墙角里、牲口槽边、碾道里一齐向匪军开火。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敌人没见到郝白土一个人影，却在街里倒下了一大片。突然，郝白土村外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区干部带领各村民兵从三面包抄过来。丁匪见势头不好，丢下五十八具死尸，抬着一百多个残匪，仓惶逃回县城。

英雄的郝白土，象一座铜墙铁壁，始终顽强地屹立在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岿然不动！

定县革委会报道组 文  
牛双印 向 群 插图

## 模 范 大 枪 班

平山县东回舍民兵大枪班，是遵照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它活跃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前沿阵地上，配合主力部队，割电线、破交通、打伏击、攻炮楼、捉鬼子、抓汉奸，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晋察冀边区曾授予“模范大枪班”的光荣称号。

### 空 手 夺 枪

一九三九年，日寇为了封锁抗日根据地，在平山县东回舍村安上了宪兵队、保安队等八个敌伪组织，周围十五里修起九个炮楼。鬼子、汉奸象一群野兽，抓夫、抢粮、杀人、放火，把回舍地区变成一个“炮楼满山岭，抬腿过壕沟，无人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回舍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伟大教导，决定成立“大枪班”，拿起武器，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大枪班成立起来，却枪无一支，弹无一发。那怎叫大枪班哪？班长邢连双紧握拳头，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肚里装满血泪仇，没枪没炮，咱们向敌人手里夺！”民兵们一听这个从



小给地主扛长工的共产党员的话，忽拉一下子举起了铁拳，说：“对！游击组去年一把菜刀杀了伪自卫团长周自刚，咱们就能空手向敌人去夺枪！”大家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瞅敌人的空子，出其不意，先把单独活动的敌人的枪夺过来。

第二天早饭后，孟耳庄炮楼上的一个伪军背着大枪，来到东回舍。正在监视敌人活动的王增魁一眼认出这是伪公安局长阎中林的卫兵张志贤。他暗想：“这可是送到嘴头的肉，坚决吃掉它！”立即与狄更祥、李增商量好夺枪的办法。

伪军张志贤进了药铺买药，他们也一前一后跟了进去。王增魁凑上前一拍张志贤的肩膀说：“张志贤，我给你说句话。”伪军不知是计，扭头刚要搭话，狄更祥从身后一把把枪抓过来，枪口对准伪军，大喝一声：“不许动！”伪军吓得惊慌失措，两腿软瘫瘫地跪在地上，连声说：“我投降，投降！”王增魁说：“投降就不杀你，起来跟我们走！”随后给他换了便衣，带到青纱帐，送到边区去了。

大枪班第一次“空手夺枪”的胜利，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为此，群众编了一段顺口溜：

大枪班，真是棒，  
智谋高，本领强，  
空手夺枪显神威，  
敌人乖乖投了降。

### 巧 杀 侯 腾

一提起村东炮楼上的鬼子小队长侯腾，群众无不咬牙切齿。这个野兽，曾亲手杀死村里八名群众。大枪班根据上级

指示，决定尽快杀掉侯腾，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任务交给了队员王增魁等人。

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王增魁，接到任务，决心排除万难，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几天来，他一直暗暗盯着侯腾的行踪。侯腾这个家伙，常到西河捞鱼。可是，近来他听到外边风声不好，龟缩在炮楼里不露头了。王增魁想：“你不出来，我来个‘调虎离山’，把你引出来。”他立即找到常到西河捞鱼的十四岁的李德娃，教给他引出侯腾的办法。李德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王增魁就和张信昌等民兵做巧杀侯腾的准备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李德娃果然领着侯腾和两个伪军到西河捞鱼了。王增魁和队员们早在村西口摆好了战场。他们有的手拿铁锹、镢头，装成修路民夫；有的暗带武器，藏在路旁厕所和一个大车店里。快晌午时，侯腾捞完鱼向村口走来了。他走路象水鸭子，一摇三晃地走在前头，李德娃背着侯腾的枪，和另一个小孩抬着一桶小鱼走在中间，两个伪军歪戴着帽，斜背着枪跟在后面。

正在装修路的王增魁一见侯腾，怒火满腔，等侯腾来到面前，一个冷不防，猛扑上去，从背后把侯腾拦腰抱起。侯腾“四蹄”朝天，乱踢乱蹬，哇哇大叫着拚命挣扎。身旁一个民兵掏出毛巾堵住了他的嘴，另一个民兵抽出侯腾的刺刀，朝侯腾的脑袋狠狠砍了两下，用绳索套住侯腾的脖子，象拉猪一样，拉到村西山沟里，又给了他一枪，把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送回了老家。在捉侯腾的同时，另外几个民兵活捉了那两个伪军，罪大恶极的李四被枪决，另一个交给了抗日政府。

大枪班巧杀侯腾的消息很快传遍晋察冀边区，革命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有人又编了一段顺口溜：

大枪班，真英勇，  
巧杀侯腾立了功，  
边区的人民拍手笑，  
鬼子胆战又心惊。

### “虎口”夺粮

一九四三年麦收后，回舍地区几个炮楼上的日伪军抢了群众一万多斤小麦，囤积在东回舍炮楼，准备运往县城。

大枪班在党支部领导下，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向敌人展开反抢粮斗争的伟大号召，决心要把这批粮食夺回来。怎样去夺呢？班长李善述（邢连双牺牲后李接任班长）想：敌人还在四处抢粮，趁回舍炮楼里敌人外出的机会，给他来个乘虚而入，一举夺回那一万斤小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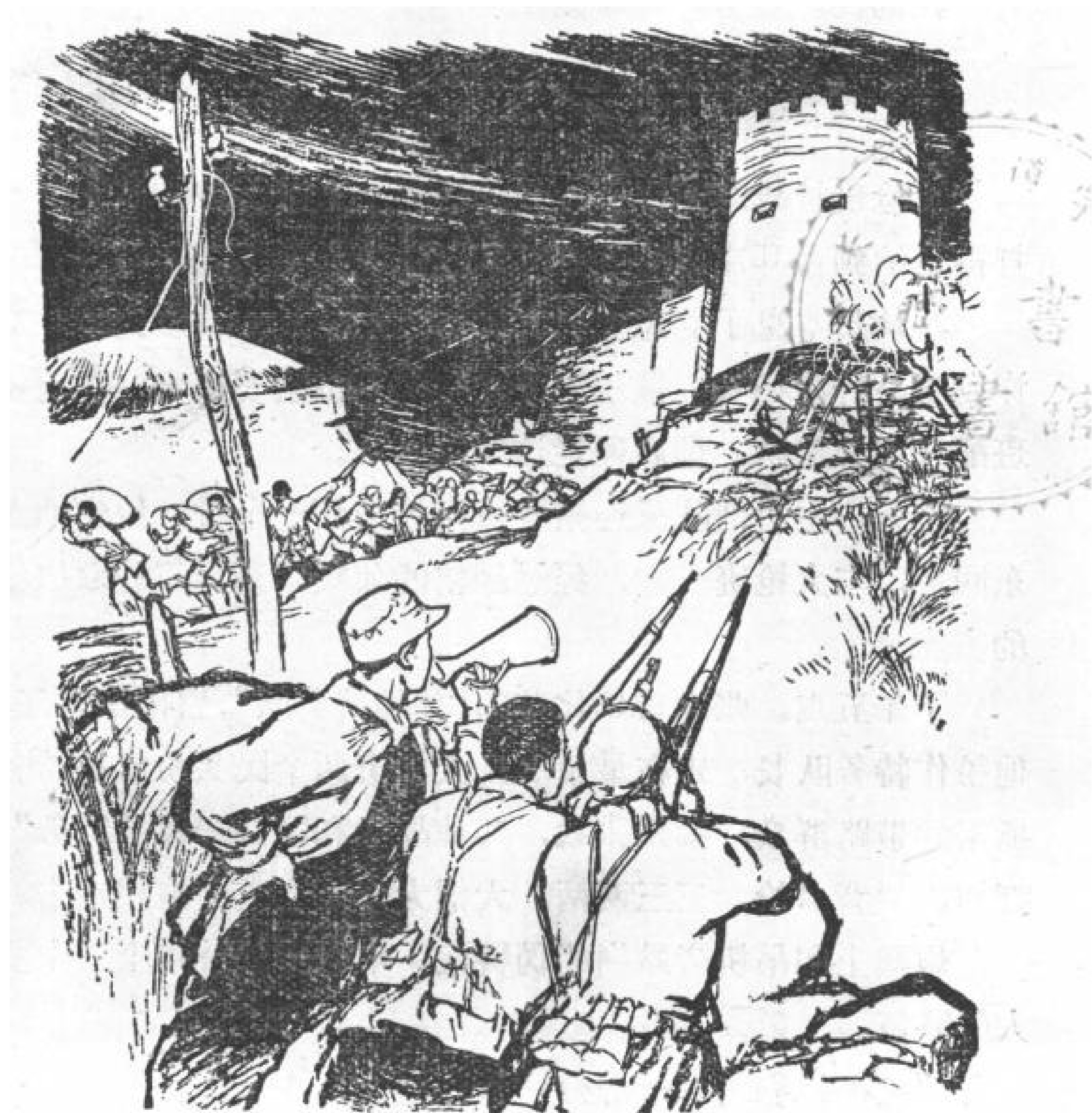
正在这时，班长李善述得到情报说：“东回舍炮楼有八个伪军中午从孟耳庄回来。”“回来？不能叫他们回来。他们一集中，事情就不好办了，要把他们消灭在半路上！”李善述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带领民兵，埋伏在公路小桥旁，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八个伪军顺着公路向小桥走来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离炮楼不到百米的地方，会有人打伏击，还洋洋得意地唱小调哩。李善述沉着指挥，一百米不打，五十米不打，伪军离小桥仅有十几米了，他一声令下：“打！”“叭”的一枪撂倒了一个伪军，其余的象惊弓之鸟，趴在公路上乱放枪。“轰！”



“轰！”两颗手榴弹在敌群爆炸，伪军们被炸得象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李善述借着手榴弹的浓烟，跃起身来，高声喊道：“为了祖国的解放，冲啊！”十几个民兵一齐冲杀出来，不到五分钟，就消灭了这股敌人。

八个伪军被歼后，炮楼上剩的人不多了。大枪班发扬不怕苦、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趁敌援兵未到，联合各村民兵，当晚就包围了炮楼。班长李善述一边指挥民兵拆墙



破仓，一边向敌人发动政治攻势：“伪军们，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缴枪投降是你们唯一出路，再要开枪就端你的老窝！”

炮楼里的敌人开头还乱打了一阵枪，后来见到铁丝网被砍断，深沟竖起梯子，都吓蔫了。只放冷枪，不敢下炮楼，就在伪军们胆战心惊的一刹那，粮仓外的墙迅速拆开，埋伏在周围的四百多名民兵和群众，蜂拥而上，冲进粮仓，背的背，扛的扛，一万多斤小麦全部夺出来了。

### 智 取 炮 楼

大枪班越战越勇，东回舍炮楼里的鬼子和一部分汉奸被打得龟缩到孟耳庄炮楼子去了，只有伪警察局还在这里。

这伙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欺压群众。中共平山县委决定，由大枪班配合主力部队，彻底砸烂这个害人窝。

一天，主力部队三连指导员张钦带领一个排，秘密插入东回舍，与大枪班一起，经过周密的侦察，制订了智取炮楼的方案。

下午五点，张钦带领化装的“井陘特务队”，冒雨出发了。他扮作特务队长，走在最前头，大枪班两个民兵扮成被特务抓来的带路群众，紧跟张钦，其他战士和民兵一律“特务”打扮，斜背着枪，三三两两，大摇大摆，绕道向炮楼走去。

炮楼上和吊桥旁站岗的伪警察，早就看到公路上三十多人的队伍。

“喂，你们是哪一部分？”

“井陘特务队！”

那个伪警察好象不放心，等张钦走近了又问了一句：“你们是哪一部分？”

张钦瞪着眼厉声骂道：“瞎眼，大白天还不认识老子！”他大模大样走上吊桥，其他战士、民兵也轻蔑地骂着：“有眼不识泰山！”紧紧跟上。

平日伪警察见了“特务队”，就象耗子见了猫，这次伪警察挨了骂，不敢还腔，更不敢拦路，眼睁睁看着张钦的队伍过了吊桥，走近炮楼。

张钦见队伍都走进炮楼的围墙内，把手一挥，战士们按原来分工，分散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伪警察们有的擦枪，有的睡大觉。那个伪警察分局长看见“特务队”进来，更不敢怠慢，迎上前来点头哈腰地说：“各位先生，请，请……”没等他把话说完，张钦大声喝道：“少废话！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说时已把手枪对准了敌人的胸口。那家伙听说是八路军，又见胸前的手枪，吓得面黄如土，浑身哆嗦，连说：

“饶命！饶命！”说着举起了双手。

这时，炮楼内到处响起“缴枪不杀”的喊声，埋伏在炮楼外边的战士和民兵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冲进炮楼，喊杀声震天动地。伪警察们见四面被围，抱着脑袋乱跑乱窜，乖乖地跪在地上投降了。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十几分钟，一枪没放，彻底捣毁了东回舍这个害人的老窝。

平山县人民武装部 文

谷照恩 插图

## 钢 铁 游 击 队

抗日战争时期，束鹿县南庞村民兵游击队，是曾被冀中区党委授予“钢铁游击队”光荣称号的一支英雄的民兵队伍。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在“钢铁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下，日本鬼子始终没有能够攻占南庞村这个英雄的村庄。这里讲的仅是南庞村民兵运用“地道战”打击日本鬼子的一个战斗故事。

一九四四年腊月十五日晚上，区武委会主任韩智勇同志正在和南庞村“钢铁游击队”的民兵们，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通讯员小刘突然闯进屋来，把一封鸡毛信递给老韩。老韩看了信，悄声对大家说：“同志们！区委来信，据可靠情报，明天拂晓，孟邱、张村、旧城、范庄等据点的五百多鬼子和伪军来合击我村。区委指示我们，要连夜发动群众，充分做好战前准备，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说罢，老韩领导着大家制订了作战计划，并分头去作准备。

第二天拂晓，在村外执行巡逻任务的游动哨跑来向村武委会主任张和普报告说：“敌人来了，还开着一辆装甲车！”张和普沉着而镇定地说：“小日本鬼子来吧，我们早就等着他哩！”张和普的话音刚落，就听到村西南张家坟里“隆隆隆”，开出一辆装甲车。张和普对几个民兵说：“架起大抬杆（注）准备战斗！”

不一会儿，黑鸦鸦的一片敌人，跟在装甲车屁股后面，

弯着腰，端着枪，象一群恶狼似地朝南庞村扑来。张和普瞪着一双仇恨的眼睛骂道：“狗日的们，今几个就让你们这群野兽坐着大抬杆见阎王去！”

说话间，敌人的装甲车开过来了，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只有几十米了，张和普一声令下：“开炮！”只听得“轰！”“轰！”两声巨响，两门土炮一齐开火，在敌人的装甲车前面卷起十几丈宽的一股浓烟。这出敌不意的两炮，打得鬼子蒙头转向。敌人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吓得慌忙卧倒。鬼子松奇大佐把战刀一挥，连声嚎叫：“土八路‘扫帚炮’的厉害，快退！快退！”敌人连滚带爬地龟缩到张家坟，那装甲车打了个旋涡，一溜烟钻进坟地里扎了窝。

这时天已大亮，鬼子松奇趴在一个大坟头后面，瞪着一双阴险狡猾的眼，正用望远镜，朝村南口瞭望。他“嘿嘿嘿”地狞笑了两声，把东洋刀一挥，嗷嗷吼叫：“土八路少少的有，继续前进！”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象一窝蜂似地再次向村里扑来。民兵们打了一阵排子枪，撂倒了十几个敌人，便按照作战计划分成三路，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向村西口、西南口和南口。区武委会主任老韩和模范班班长王健等六人紧紧牵着敌人的鼻子，撤到村南口苏明玉家里。这是一个三合院，黑大门坐北朝南，直通大道，不但是进村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引起敌人注目的所在。老韩他们撤到苏明玉家里，插上大门立关，直奔三间北屋。两个民兵各提一支撅枪掩在西套间窗台两边；老韩端着二把盒子掩在东套间窗台左边，王健紧握着“三八大盖”，伏在窗台右边，枪口正对着窗下的小布帘；另外两个民兵左手拿着撅枪，右手持着西瓜刀，分别侧



身掩在外间屋门两边，锅台上放着几个手榴弹。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一阵“嚓咔，嚓咔”的皮鞋声，“砰”“砰”鬼子踢门了，接着就听到几声呜哩哇啦的怪叫，门没踢开。老韩和王健从窗纸上的小窟窿里朝南一看，只见南墙头上露出了两个钢盔，接着“噗咚”“噗咚”跳进了两个鬼子，缩着脖子朝北屋摸来。鬼子不敢进屋，想从窗洞里察看屋里的动静，他一掀小布帘，正好撞到王健的枪口上，王健一枪把鬼子撂倒了。后头那个鬼子扭头就跑，老韩“当当”两枪让他回了老家。老韩刚要到院里去缴敌人的枪支，忽然东屋房沿上又钻出一个鬼子，正端着枪向老韩瞄准。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王健眼明手快，朝鬼子“当”的一枪，鬼子从房上栽下来了。

几声枪响，引来了一群鬼子。敌人战战兢兢地爬上东屋、西屋房顶，架起了轻重机枪，向北屋扫射。“眶当”一声，大门被踢开了，一伙鬼子兵闯进院子。老韩说声“打！”守在外间屋和西套间里的民兵们，一顿手榴弹，炸得敌人呼爹叫娘，横尸满院。鬼子松奇闻讯赶来亲自督战，又调来一群鬼子、伪军，把院子围了个风雨不透。机枪小炮一齐射击，敌人满以为找到了民兵的主力；但是狡猾的松奇，做梦也没想到，老韩同志早遵照毛主席关于“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教导，带领民兵从地道里转到苏明玉的东邻家了。他们从牲口棚的料槽下钻出来，隐蔽在墙头后面和秫秸垛后头待机行动。这时，敌人已经攻占了苏明玉家的院子，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股劲向北屋里射击，一个汉奸向屋里喊道：“你们跑不了啦！土八路，快投降吧！”这小子话



音刚落，老韩把盒子一举，“当”就是一枪，这个狗汉奸往前一栽就丧了命。接着，“轰！轰！轰！”民兵们从敌人屁股后边开了火，手榴弹在鬼子占据的房顶上、院子里开了花，只炸得敌人死伤一片，东钻西窜，乱作一团。松奇这才发现中了计，连连吼叫：“土八路狡猾狡猾的，埋伏的有！快快地，撤退！”一群被打得失魂落魄的鬼子、汉奸，象炸了窝的蚂蜂，朝村外狼狈而逃。鬼子松奇跑到村口才要上马逃窜，“轰”的一声巨响，埋在村头的一个“铁西瓜”开了花，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和几个日伪兵被炸得飞上了天。敌人失去了指挥，活象没头的苍蝇抱头鼠窜。

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吹响了，民兵们从四面八方的地道

里钻出来，乘胜追击。敌人丢下十几具死尸和大批枪支弹药滚回老窝去了。

〔注〕大抬杆：是民兵自制的一种土炮。里面装上黑药，犁铧片、铁键、铁砂等物，虽然打不远，但杀伤面很大。

束武戈写作小组 文

王俊亮 插图



## 董家庄地道战

抗日战争时期，董家庄是深县的抗日模范村。敌人曾经几次出动大批兵力进行“扫荡”，都被村里的民兵游击组利用地道工事，打得狼狈逃窜了。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又纠集了深县、武邑、武强等几个据点的一百多鬼子和六百多伪军，带着大炮、掷弹筒和十几挺轻重机枪，穷凶极恶地向董家庄扑来，在鸡叫的时候包围了村子。

守卫在村里的民兵，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当时，上级党组织还派了二区小队一个班住在村里，与民兵协同作战，保卫村庄。

天刚麻麻亮，敌人偷偷地向村里进攻了。等敌人来到村边，靠近了民兵的火力点，守在高房工事上的民兵指导员董殿英一声令下：“打！”民兵们在高房工事上、街垒枪眼里一齐开了火。顿时，整个村庄就象爆炸一样，枪声、手榴弹和地雷声响成了一片。敌人遭到迎头痛击，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村南边的一群鬼子和伪军慌忙逃到一个干土坑里，想借这个地形进行顽抗，可是正走进了二小队的火力圈。战士们架起了大抬杆，“通！通！通！”，几下子撂倒了七、八个。敌人连死带伤，屁滚尿流地从村边退了下去。

鬼子军官一看恼了火，命令用大炮、掷弹筒还有轻重机

枪向我高房和街垒疯狂地轰击扫射。这时，党支部和游击组看破了敌人的鬼算盘，料定敌人在炮击之后会发起新的进攻。于是，指导员董殿英把民兵集合在地道里，进行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果断地对大家说：“敌人靠它的机枪大炮逞凶狂。大家在地道暗堡里隐蔽起来，它的大炮再凶也使不上劲。我们一枪不发，把敌人放进村来，那时候，土枪土炮齐上阵，一口口地吃掉它！”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打了一阵子炮以后，见村里没动静，又端着枪，“呀呀”地叫着冲上来。隐蔽在地道暗堡里的民兵早憋足了劲儿，个个怒不可遏：“有种的来吧，老子早给你准备好‘干粮’了。”他们把手榴弹揭开了盖，把子弹压进了枪膛，紧握着地雷的导火索，死死地盯着敌人。

不一会儿，敌人进村了。地道里传来指挥员的命令：“进入工事，狠狠地打！”男女民兵的满腔怒火一下子爆发了，象小老虎一样跃入工事。霎时，枪声大作。人们又甩手榴弹又拉地雷，不瞄准不打，无把握不打，不放一个空枪，在高房上、窗户里、墙缝中到处打击敌人。敌人象进了“迷魂阵”一样，找不到还击的目标，光挨打，看不见民兵的影子。鬼子队长气急眼红，指挥着十来个鬼子和伪军来到街心，企图强攻路北的高房堡垒。这时，隐蔽在地堡里的民兵，猛一拉导火索，“轰隆”一声，一个土地雷开了花，十几个敌人坐了“土飞机”。

就这样，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天渐渐黑下来，又下起了小雨，敌人怕再吃大亏，急忙抬着几十个伤兵和死尸妄图逃走。



党支部和游击组一眼识破了敌人的企图：“敌人要跑，不能这么便宜它，截住打！”民兵们一阵风似地向街道两旁夹壁墙工事里冲来。敌人被炸得提心吊胆，顺着墙根乱跑。这时候，从墙缝里伸出一支支仇恨的枪口，打得敌人尸横满街。剩下的残敌灰溜溜地滚回据点去了。

深县革命委员会  
深县人民武装部 通讯组 文

王学明 插图

## 民兵联防打豺狼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中曹庄与贾百户、杨家庄三个村的民兵组织起来，经常配合作战，打击敌人。

记得那是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在村口站岗的民兵李增文气喘吁吁地跑到民兵队部来报告：“敌人出来‘扫荡’贾百户，眼看就要进村了。”当时我是村武委会主任，值班的除了我和班长曹奎俊之外，还有七个民兵，这时再集合其他民兵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几个马上决定：想办法给贾百户解围。时间刻不容缓，我们马上带上武器，迅速向贾百户出发。

天刚亮，我们九个人顺着道沟来到贾百户路东的张家坟。村里除了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外，便是一片寂静。我想：

“糟了，贾百户的民兵和老乡们准是被敌人挤在村里了，不然不能这样无动无静。再一看，敌人已在村口设了岗。怎么办？进村吧，寡不敌众；不进村吧，贾百户的老百姓就要遭殃……”看看同志们，大家紧皱眉头，恨不得一下子想出解围的办法来。这时民兵班长曹奎俊想起了毛主席关于“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的教导，他对大家说：“咱们人少不能硬打，咱们用‘麻雀战’法把敌人吓跑，不也就给贾百户解围了吗？”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人们就在吓跑敌人上想办法，最后决定：由民兵班长曹奎俊带着五

个民兵留在张家坟，我带领两个民兵来到贾百户村西南的薛家坟。规定扬土为号。我扬土，奎俊他们就往村里打枪，敌人进攻张家坟，他们就往坟东边的恒邱村撤退，我们便开枪打敌人的屁股。敌人要是追击我们，我们就向坟南边的杨家庄撤退，这时奎俊他们就打敌人的屁股。订好了计划，便开始行动。

不一会儿，张家坟上向村里开了火，村口的敌哨兵急忙向鬼子小队长报告。顿时，村里响起了敌人紧急集合的哨子声，鬼子张牙舞爪地向村南蜂拥而来，把全部火力集中在张家坟上。这时我们三个人也一齐向敌人开枪。贾百户的民兵听到枪声，知道有人前来解围，于是从地道里钻出来，向敌人的背后猛打。敌人三面受击，以为是中了我们的埋伏。只见鬼子小队长把东洋刀一挥，向西一指，吼道：“土八路埋伏的有，快退！”接着，一百多敌人丢下几具死尸，狼狈逃窜了。

束鹿县中曹庄崔戊戌口述

束武戈写作小组整理

## 巧夺机枪

一九四二年夏，白天骄阳似火，简直要把人烤干，夜晚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一天晚上，黄家村、白家村和小宋等联防村的民兵得到可靠的情报：盘踞在任县辛店岗楼的鬼子和伪军一百多名，分四、五路要来黄家村一带进行“扫荡”。联防村的民兵立即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首先掩护群众转移，然后就埋伏在村周围五、六个地方，决定采用“麻雀战”袭击敌人，夺取武器。

快到黎明的时候，埋伏在黄家村西北瓜园里的庞清德等三个民兵，忽然发现瓜地南头的东西大路上，几个黑影在月光下七扭八歪地走来了。到近前一看，是七、八个鬼子兵和伪军扛着一挺重机枪，带着一支手枪和一支步枪累得满头大汗，“唿哧唿哧”直喘粗气。三个民兵心里暗喜道：“这挺机枪可不赖，一定弄到手。”他们三个会意地点了点头，庞清德装着笑脸迎上去说：“太君辛苦了，挑几个瓜吃吧！”这伙豺狼正走得又热又渴，碰上了瓜园，也不问青红皂白，下手就摘瓜。庞清德慢条斯理地说：“你们摘的都是生的，生瓜苦瓢。”这时，一个满脸横肉的伪军对一个长小胡子的鬼子翻译道：“这几个人是种瓜的把式，让他们给咱摘顶好顶好的瓜吃。”鬼子点了点头说：“快快地！”三个民兵笑呵呵地摘了几个甜瓜拿到瓜庵子里，一群豺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可是，他们老围着重





机枪吃瓜，横竖不把机枪放在一旁。这咋办？庞清德想了个办法，他赶忙又摘了几个大个儿的牛角蜜瓜，放在离敌人七八步远的地方说：“这是最好的牛角蜜瓜，冰凉邪甜，来尝一尝吧！”几个敌人一看到牛角蜜甜瓜，把手里的瓜一扔，都过来抢牛角蜜瓜，重机枪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庞清德使个眼色，一个民兵出其不意地窜到机枪跟前，抓住机枪对准了鬼子和伪军；庞清德和另一个民兵疾速从腰里拔出手榴弹，勾住弹弦喊道：“不许动，动就要了你们的狗命！”这伙蠢驴个个举着双手，浑身哆嗦得象筛糠一样，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

这时，东方已经发白了，三个民兵迎着清爽的晨风，抬着重机枪，押着俘虏，迅速从青纱帐里转移了。

平乡县革命委员会  
平乡县人民武装部 通讯组 文

齐建华 插图



## 痛 打 落 水 狗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夜里，邢台县七区游击队王队长正在宋家沟给各村民兵队长开会。忽然，侦察员小李跑来报告说：“今天下午，李梅花据点的鬼子从窑沟、和尚沟抢走了六十多头牲口，天明就要往谈话据点里逃跑。”

王队长一听，忽地站起来，严肃地说：“逃跑？别想那么便宜！”他对着各村民兵队长说：“鬼子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呆不下去了。他们企图收缩魔爪合并力量进行垂死挣扎。”说完，立即和民兵队长们作了研究，决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教导，截住这群匪徒，把他们消灭在半路上。

作战方案定下来后，各村民兵队长很快把民兵集合到一块。王队长简明地交待了战斗任务，踏着朦胧的月色，带着大家静悄悄地出发了。民兵个个精神抖擞，磨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投入战斗，消灭日本狗强盗。他们摸着崎岖的山路，一个紧跟一个地急速前进，鸡叫头遍的时候，来到作战地点韩梅花村的南山上。

沿着南山根有一条大河滩，是李梅花通往谈话的必经之路。王队长和各村民兵队长看了地形，将八十多个民兵分成两个战斗组。王队长带一组埋伏在西边山头上，副队长李德合领一组隐藏在东边一个高岭上，准备伏击敌人。

天刚蒙蒙亮，敌人便出现在韩梅花村西的河滩里。狡猾的敌人做贼心虚，不敢从河滩中间走。顺着南山根鬼鬼祟祟地向东走来。远远望去，只见二十多个伪军在前面开路，三十多个鬼子扛着枪在后头，中间夹着驮着大小包袱的牲口。

看着这群匪徒，民兵们个个义愤填膺，阶级仇、民族恨涌上心头。他们紧握武器，怒视敌人，等待着命令。敌人越来越近了，王队长一声令下，民兵们步枪、火枪一齐朝敌人打过去。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敌人丧魂落魄，几个鬼子应声倒在河滩里。伪军们一看不好，乱放了一阵枪，拔丫子向前跑去。这正好撞在东山头民兵的枪口上。李德合眼明手快，“叭”的一枪，撂倒了前面一个胖家伙。接着四十多个民兵一齐开火，刹那间，东西两山枪声齐鸣，石雷、手榴弹劈头盖脑地向敌群飞去。整个河滩硝烟弥漫，鬼哭狼嚎。伪军又一窝蜂似地拥回来，缩成一团。看看时机已到，王队长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两组民兵如同猛虎下山，端着刺刀、长矛飞也似地朝敌人冲来，敌人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个吓得东逃西窜，屁滚尿流。丢下牲口、物资，顺着北山根一溜烟逃跑了。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敌人死伤大半，群众的牲口、物资全部夺了回来，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邢台县革命委员会  
邢台县人民武装部 文

## 夜 袭 盐 店

一九四二年春，盘踞在临城县胶泥沟村的日本鬼子，看到食盐是我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需用的东西，就通过盐店主事人把食盐都监禁起来。从此，群众很难吃上食盐，抗日政府所需用的食盐，也无法供应。就这个问题，县委派到这一带领导民兵抗战的阎二脏同志，和各村民兵干部进行了商量，大家决定发动民兵，砸毁盐店，解决吃盐问题。经过多次侦察，一天黑夜，百十名民兵集合在一起，由老阎同志做了一番安排后，大家就向胶泥沟村出发了。行至离胶泥沟村不远的地方，人们隐藏在一个大沟里，老阎带着民兵魏连小、魏铁贵就向村里奔去。

盐店紧挨炮楼的南边。他们跳进围墙，侧面就是盐店的大门。有个伪哨兵，缩着脖子站在大门口，活象个弯腰虾。老阎和魏连小、魏铁贵顺着墙根摸到岗哨跟前，上去就用手巾堵住了这家伙的嘴，把他拽到大门洞里。这小子跪到地下，象捣蒜一样作揖求饶。老阎告诉他：“不要怕，听我们使用，不杀你！”这小子连声说：“是！”老阎用枪紧逼他的后心，让他去喊班房的门。伪军一叫门，屋里一个家伙说：“他妈的，又该换岗呀！”门外这小子回答：“拿衣服。”里边门一开，老阎一步跨进屋，用枪逼住了几个警察。命令他们：“不准动，不听，就打死你们。”这几个小子象老鼠一样，龟缩在那里，谁也不

敢动。魏连小把枪收了，将几个警察锁到屋里，由魏铁贵看着。随后，去找把持盐店的狗汉奸。到了后院，那个伪军往南屋一指，老阎上前一脚把门子踢开，闯了进去。里边一男一女，正象猪一样到处乱钻，老阎上去一刀刺死了那个汉奸，把女的捆好，嘴里塞上东西，扔在屋里没有理她。老阎和魏连小刚一出门，突然从伪盐警屋里“当！当！”打出两枪，子弹紧擦着老阎的身子飞过。老阎机智的一反手，顺着那个窗口就是两枪，听着屋里唉呀一声，就没动静了。这时炮楼上已经发觉，连喊：“盐店为什么打枪？”没人回答。霎时，炮楼上手榴弹乒乓向下乱投，子弹象雨点一样压下



来。老阎、连小迅速转移到炮楼北边，找了个隐身的地方，一边放枪，一边大喊攻炮楼。很快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了。隐蔽的民兵一涌而上，一下子把盐店的盐搬了个光。等敌人发现是夺盐，老阎早已带领民兵顺利地撤走了。

临城县人民武装部 文

徐顺明 插图

## 截 粮 伏 击 战

一九四三年，麦收后的一天晚上，八路军活动在这一带的七十三区队部队首长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俺西王庄。那时，我当村武委会主任。部队一进村没顾得上休息，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战备。根据可靠的情报，县城和堤南村据点的鬼子、汉奸在这一带所抢的十八万斤小麦，明天拂晓要从堤南村经过俺们这里运往县城。部队首长动员大家说：“武强城里的敌人已经到了兵缺粮断的末路，他们妄图用这批小麦挽救失败的命运。上级指示我们：坚决把这批粮食从虎口里夺回来，要切断敌人的一切粮食来源。”

我们一听说要打伏击，个个摩拳擦掌，马上作好了战斗准备，决心打个漂亮仗。

半夜过后，俺村民兵和战士一起，按照统一的战斗部署，在公路东侧玉米地里，挖好掩体，埋伏下来了。

突然，一阵机枪声划破了宁静的黎明的夜空。这是敌人惯用的“火力侦察”手段，大家断定敌人就要出动了。我们紧握手中枪，等待着命令。

东方刚刚发亮。鬼子、汉奸，押着一百二十辆装满小麦的大车，哩哩拉拉地拖了三、四里地长，从公路上过来了。鬼子小队长木甲骑着马、挎着洋刀；后面的鬼子和伪军，有的刺刀上挑着活鸡，醉醺醺的，东倒西歪；还有的啃着鸡腿，



腮帮子塞得鼓鼓的。这群野兽万万没有想到，英雄的战士和民兵正在等候着他们的“光临”！

等敌人钻进了“口袋”。部队首长紧握的拳头有力地向下挥，“打！”“轰！轰！轰！”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立即倒下一片。顿时，四周的火力都向敌人压了过去。这是埋伏在其他三面的，附近六个村的民兵同时投入了战斗。一颗颗仇恨的子弹从四面八方飞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东跌西撞，乱了阵脚。

一阵猛烈的炮火后，冲锋号响了！四周战士和民兵喊着“冲啊！”“杀啊！”象下山猛虎一样，一齐冲向公路，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把敌人杀得死伤大半。四处逃窜的敌人吓得魂不附体，跪倒在地上乞求饶命，缴械投降。鬼子小队长木甲一看大势去了，还想骑马逃跑，一颗手榴弹落在他的身边，登时丧了狗命。

我们战斗小组用两支“湖北造”，缴获了敌人七支三八大盖枪；还有一个民兵看到敌人正要抱头鼠窜，从玉米地里“嗖”地跳出来，喊了声“缴枪不杀！”赤手空拳捉了一个俘虏，缴获了一支三八大盖枪，两个手榴弹，十八发子弹。

太阳一竿子高，战斗结束了。这一次伏击战夺回了十八万多斤小麦，打死、打伤敌人一百余名，俘虏三十余名，缴获大枪一百五十余支，子弹七千余发。

西王庄任双进口述

武强县革命委员会  
武强县人民武装部 报道组整理

## 康九成刀劈鬼子头

一九四一年，深县东李家窝民兵一连几次打退了鬼子的“扫荡”。敌人恼羞成怒，这一天，出动了二百多鬼子，三百多伪军，其势汹汹地来东李家窝进行报复。民兵们闻讯后，立即带领全村群众迅速转移了。可是共产党员康九成和民兵们掩护群众转移后，回家接自己两天前刚生小孩的妻子时，敌人已经把村子包围了。这时，康九成想起了毛主席关于“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的教导，从容镇定，毫无惧色。他坚定地对妻子说：“全村人都走了，小日本鬼子它什么也甭想捞到！咱被围在这儿，就让它来碰一碰吧！”说着，顺手抄起一把雪亮的菜刀，眼睛里喷射出杀敌的火焰，“好！今天咱就看看鬼子的脑袋有多硬！”

九成听到院子里“咯吱咯吱”的皮鞋响，透过破窗纸一看，一个鬼子闯进院来。这鬼子好大的块儿，手提一条大枪，刺刀一闪一闪的。九成心头怒火燃烧，翻身上炕，持刀贴在隔山墙上。

鬼子凶猛地踢门进屋，用刺刀一挑门帘，伸进一颗驴头。九成挥刀就砍，狡猾的敌人往回一缩，没砍着。鬼子嚎叫一声，端着刺刀扎过来。九成扔下刀，一把抓住枪，就象猛虎下山一样，从炕上飞身一扑，把鬼子扑出几尺远，倒在屋外。九成跟着压在了鬼子身上。

鬼子着了急，猛一翻身，摔平了。敌人使出全力夺枪。九成哪里肯放，用力一拧，“喀嚓”一声，把刺刀拧了下来。鬼子夺不过枪，拚命挣扎，两人滚起来。九成妻子急忙从炕上下来，扑上去死死地拽住鬼子一条腿。鬼子象头受伤的野兽，呲牙咧嘴，边滚边吼。这时候，毛主席的巨大声音在九成耳边响起：“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顿时，他浑身是劲，“嗖”地跃起，以泰山压顶之势，双膝往鬼子腹部压下去。只听“吭”了一声，鬼子黄了脸，九



成妻顺手递过菜刀。鬼子看到九成手里雪亮的菜刀，拚命地顽抗。“野豺狼，你们也有今天！”九成使出浑身力气，只听“喀嚓”一声，一刀把鬼子的脑袋砍成两半！

九成妻见鬼子已被杀死，忙帮九成把鬼子尸体塞进柴禾棚。二人抱上刚出生两天的婴儿，迅速转移到别人家去了。

天黑下来，民兵们在村外骚扰敌人。康九成带领一家穿街过巷，机智地绕过敌人岗哨，冲出了村子。

深县革命委员会  
深县人民武装部 通讯组 文

谷照恩 插图

## 黑夜深山救亲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在邢台许家村杀人放火，折腾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溜回老窝。夜静了，转移到深山沟的群众都陆陆续续地回到村里。贫农大娘李丑妮在回村的路上，猛然听见山崖下树林里沙沙作响。她仔细一听，好象有人在活动。深更半夜里，谁在这儿呢？心想，这不是八路军的伤员，就是被打伤的群众。大娘一边捉摸着，一边扒着山崖上的石缝慢慢爬下来，朝着响动的地方摸去。快到跟前时，她躲在一块大石头后小声问：

“你是谁？”

前面一点动静也没有。大娘又往前走了几步，划着一根火柴，借着亮光，一眼看见眼前躺着一个人，胳膊上戴着八路军袖章。这个伤员腿部受了伤，因为流血过多，两眼紧闭着，已经昏迷过去了。看到这种情形，大娘心里难受极了。她想，伤这么重，多耽误一会儿，就有生命危险。大娘立刻背起伤员就向家里走去。山高、路陡，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步走错，就会掉进几十丈深的峡谷中，大娘一心救亲人，忘记了自己的危险。树枝挂破了衣服，石头划破了腿，大娘全不顾，恨不得一步跑到家里。她吃力地背着伤员，摸着山上的小树、茅草，一步一步地走下山来，终于把伤员背到自己家里。大娘忙给伤员洗好伤口包扎好，又做了热汤。





为了安全，她把伤员藏在炕后的墙洞里。怕洞里潮，就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给伤员垫上。这时，伤员慢慢苏醒过来，他一眼看见守在身边的李大娘，第一句话就问：“群众受损失



了吗？”大娘见伤员苏醒过来，高兴地含着热泪说：“同志，八路军和民兵保护着群众没有受到损失，现在都回村了，你安心养伤吧！”伤员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原来这个伤员是八路军三八五旅青年抗日纵队的一个战士，叫赵云飞，因为白天掩护群众转移时受了伤和部队失掉联系。大娘让小赵把汤喝了，安排他好好休息以后，便走到门外查看动静，这时，天已蒙蒙亮了。

大娘家住在半山坡上，离村还有三里多路。这时她听听前村没有动静，回来又把藏着的九个鸡蛋拿出来，准备煮给小赵吃。谁知水还没有烧开，房下山沟里又响起枪声。大娘正在灭火，鬼子和伪军已冲到跟前。一个鬼子兵气汹汹地一脚踢翻水锅，哇啦哇啦乱叫。两个伪军用枪逼着大娘恶狠狠地问：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往那里去了？”

“我家里没有别人，就我一个孤老婆子。”

大娘知道儿子栓栓在山上回不来，就从容地给了敌人一句。

这时，一个伪军狡猾地问：

“你一个老婆子煮鸡蛋干什么？八成是给八路军伤病员煮的，快把伤病员交出来！”

“我自己吃的！你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难道还留着叫你们抢去吗？”

鬼子兵一听，“唰啦”一声端起枪，明晃晃的刺刀对着大娘的胸膛，狼一样吼叫：

“你的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说着一脚把大娘踢倒，大娘勇敢地从地上站起来，仇恨的眼睛瞪着鬼子，一句话也不说。两个伪军又到屋里去搜，可是屋里除了一堆喂蚕的桑叶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鬼子找不到人，又让大娘领着他们去找水井，大娘一眼看穿了敌人要破坏水井的阴谋。便把敌人领到坡下一个粪坑边。鬼子气得象疯狗一样，乱叫乱跳，一个伪军一枪托把大娘打倒。那个鬼子兵正要举刀杀人，突然山坡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几个家伙听见枪声，吓得抱头向沟外跑去。大娘坚强地站起来，她知道这是我们八路军和民兵袭击敌人，朝着跑走的几个坏蛋轻蔑地唾了一口。骂道：

“兔羔子，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账！”

就这样，敌人一连几天扫荡，大娘不怕危险，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小赵。每天给小赵洗伤口，煎草药，为了让小赵早日恢复健康，她把粮食让给小赵吃，自己和儿子栓栓吃一些糠菜。在大娘精心照顾下，小赵伤势渐渐好转，恢复了健康。小赵要回部队去，大娘拿出给栓栓做的一身新衣服，叫小赵穿上。她紧握着小赵的手热泪盈眶，恋恋不舍，嘱咐小赵到部队以后，好好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狠揍小日本鬼子！小赵坚决表示：“决不辜负大娘的希望，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英勇杀敌，消灭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

邢台县革命委员会 文  
邢台县人民武装部

刘海志 插图

## 手巾包吓破日伪胆

袁志法十七岁了。是束鹿县袁家庄一个贫农家的孩子。他粗眉毛，大眼睛，是一个挺精爽的小伙子。几年来跟父亲扛小活，打短工。被敌人抓去修路，挖沟，身上挨过“皇协军”的木棒，亲眼见过鬼子奸淫烧杀，小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阶级仇，民族恨，决心为打败日本鬼子出把力。

一九四二年秋季的一天，小民兵袁志法来到民兵队长袁黑旦家里。一见黑旦的面，志法就说：“黑旦叔，再执行任务时，说下天来也得让我去！”黑旦笑着说：“你不行，年纪还小。”志法把眼瞪了个溜圆，歪着脖子说：“人分老小，干抗日工作可不分老小哇！再说我已是十好几的小伙子了，你看，我比你还高哩！”说着踮起脚来和黑旦比个子。

志法的一席话倒把黑旦给说住了。黑旦看着志法那股倔强劲，打心眼里喜欢他。于是就答应说：“好，再执行任务时，你算挂上号了。”志法见黑旦答应了，欢喜得一蹦三尺高。

第二天傍黑时，黑旦接到区上给的一个任务：我县大队要经过石德线，向第三区转移，让袁家庄的民兵到城里一带掐断敌人的电线，使敌人变成聋子、哑吧，配合县大队安全转移到目的地。经过研究，决定让黑旦带领志法去执行这个任务。志法一接到任务，心里就甭提多高兴咧。他连蹦带跳地跑回家里，晚饭也顾不上吃，跟娘要了几个钱，在当街买

了两个烧饼，用手巾包好，装在兜里，就跟着黑旦出发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一条南北大道一直往南走下去。志法跟在黑旦背后，晃开双膀，两条腿蹬得满带劲。有时黑旦丢开他三、四步远，志法就悄悄地紧赶几步追上来，唯恐黑旦说自己走得慢。走着走着，忽然黑旦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对志法说：“不要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辛集通往城里的电线，我们就在这里下手。”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如果有情况就撤，地点就是背后这块高粱地。”黑旦说到这里，用手一指：“你上正南这根电杆。”志法说了声“是”，一猫腰朝正南走去。黑旦回过头来直奔东南这根电杆。

志法来到电杆跟前，两手一抱电杆，嗤溜嗤溜就往上爬。抬头一看，一根电线就在头顶，被风一吹，发出吱吱的声响。他听到这声音，火冒钻天，嗖一下子从兜里掏出老虎钳子，狠狠地叨住电线，暗暗地说：“我看你还响不！”叭的一声，电线断了头，嗤啦，掉在地上。

说也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鬼子中队长龟山，恐怕八路军在夜间活动，抓起电话机，命令沿铁路线岗楼上的走狗严加防守。但抓起电话筒一喊，电话机成了哑吧。龟山把电话机往桌子上一摔，气急败坏地说：“土八路破电线的有，快快的！捉活的！”随即命令一帮鬼子和伪军悄悄地顺着线路摸来。

再说志法见电线已断，两腿一夹电杆，吱溜一下子，从电杆上滑下来。一猫腰从地上拾起电线，两手弯了个大圆圈，在地上一滚一滚地卷起来。一小会儿，黑旦从东边也盘着电线走过来。两个人刚碰头，黑旦就对志法说：“咱们破了

线，县大队就能安全转移。任务完成了，走！”

志法还没来得及答腔，就听见顺着电杆传来一阵唿啦唿啦的声音。黑旦机警地说：“有情况，快撤！”说话间，黑旦夺过志法手里的电线背在肩上，二人一转身钻进了高粱地。敌人听到高粱地里直唿啦着响，鬼子小队长松井大声说：“土八路高粱地的有！”接着敌人分成扇子面围追上来，嘴里还直喊捉活的。志法想：“如果跟黑旦一块撤，他背着电线跑不快，一会儿就让敌人追上了，怎么办？嗯，有了，敌人不是要捉活的吗？肯定要死追，我来个将计就计，黑旦叔往正北撤，我往正西跑，把鬼子引开，黑旦叔就脱险了。”想到这里，他转身就往正西跑，边跑边喊：“头里的快跑，不要管我！”他这一喊可倒好，立刻把敌人牵引过来。敌人打着手电在高粱地





里跟头趔趄地拚命地追。四十米，三十米，敌人越来越近了。志法想：“我得赶快想法把敌人甩开。”这时他急中生智，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大喊一声：“着家伙！”嗖的一声，那件东西飞落在敌群。就听见一个伪军变毛失色地喊道：“手榴弹！卧倒！”话音未落，前边的几个伪军咕冬咕冬趴倒在地，后边的几个日本鬼子抱着脑袋就往回跑。过了一会儿，并没有什么动静，日本鬼子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一看，伪军们还象死猪一样趴在地上。这下可把鬼子小队长松井气坏了，他狠狠地踢着伪军们的屁股骂道：“他妈的！统统的饭桶！”伪军们胆颤心惊地站起来，向后退了两步，用手电一照，只见地上有一个手巾包。几个伪军提心吊胆地走近手巾包，哆哆嗦嗦地拾起手巾包解开一看，原来是两个烧饼；再看破电线的人，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县大队迅速地通过石德路，安全转移到三区去了。

志法哩，他见敌人被假手榴弹吓破了胆，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暗地里好笑。这时候，黑旦手里提着盒子枪来接应志法，见志法安全脱险。心里痛快得不行。两个人穿过高粱地，侧耳听了听，鬼子小队长松井正“啪啪”地打伪军们的耳光，还一个劲地骂着：“统统的饭桶！”

束武戈写作小组 文

李东旭 插图

## 还乡河畔打蒋匪

解放战争时期，在还乡河畔的丰润县西魏庄子，有一支十分活跃的民兵队伍。为了保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的伟大教导，与蒋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地打击敌人，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这就是冀东民兵英雄“地雷大王”刘勇所领导的民兵队。

### 大摆地雷阵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蒋匪军集聚兵力，要在十六日向丰润县城西北孝义村一带进犯。十五日傍晚，刘勇按上级指示，组织民兵在孝义村东南的马路、河滩、山坡等敌人可能通过的地段上，埋上了大批地雷，布下了天罗地网，严密封锁了敌人进犯的通路。

十六日拂晓，刘勇和区小队队长赵举，率领一百多名民兵和游击队员，埋伏在地雷区的正面和两侧，准备着迎击敌人。

太阳刚露头，城里八百多名蒋匪军和警备队，分兵四路，向孝义村包抄过来，情况十分严重。刘勇心里琢磨：虽然敌人兵力大于我七倍，武器装备又比我们好，但是，我们民兵士气高，又有群众支持，又有设好的地雷阵，一定能顶得住。他向大家喊道：“同志们！我们必须保卫群众和村庄的安

全，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坚决把敌人打回去！”

这时，敌人象一群疯狗窜进了地雷阵，霎时只听“轰轰”雷声四起，炸得蒋匪军人仰马翻，血肉横飞，乱成一团。敌人的后续部队个个懵头转向，不知所措。民兵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教导，乘敌乱之机，个个象猛虎，从正面向混乱的敌人冲去，埋伏在两侧的民兵和区小队员，也向敌人猛扑过来。手榴弹声、枪炮声、地雷声、人呼马叫声混成一片，打得蒋匪军东逃西散，溃不成军。未被打死的敌人抱头鼠窜，急急忙忙逃回老窝。这次战斗毙伤敌人一百四十多人，俘虏十六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四十余支、胶轮车六十四辆。受到分区和广大群众的赞扬。

### 智 惩 “吸 血 鬼”

丰润县城里的蒋匪军的警备队，经常三三两两钻到城郊老百姓的家里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群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说他们是“吸血鬼”、“野牲口”。

丰润城西北有一座大桥，在桥的南头有一个卖肉的小贩，那些“吸血鬼”经常到这里明抢暗夺。刘勇和民兵总琢磨着要收拾收拾这些家伙，替群众出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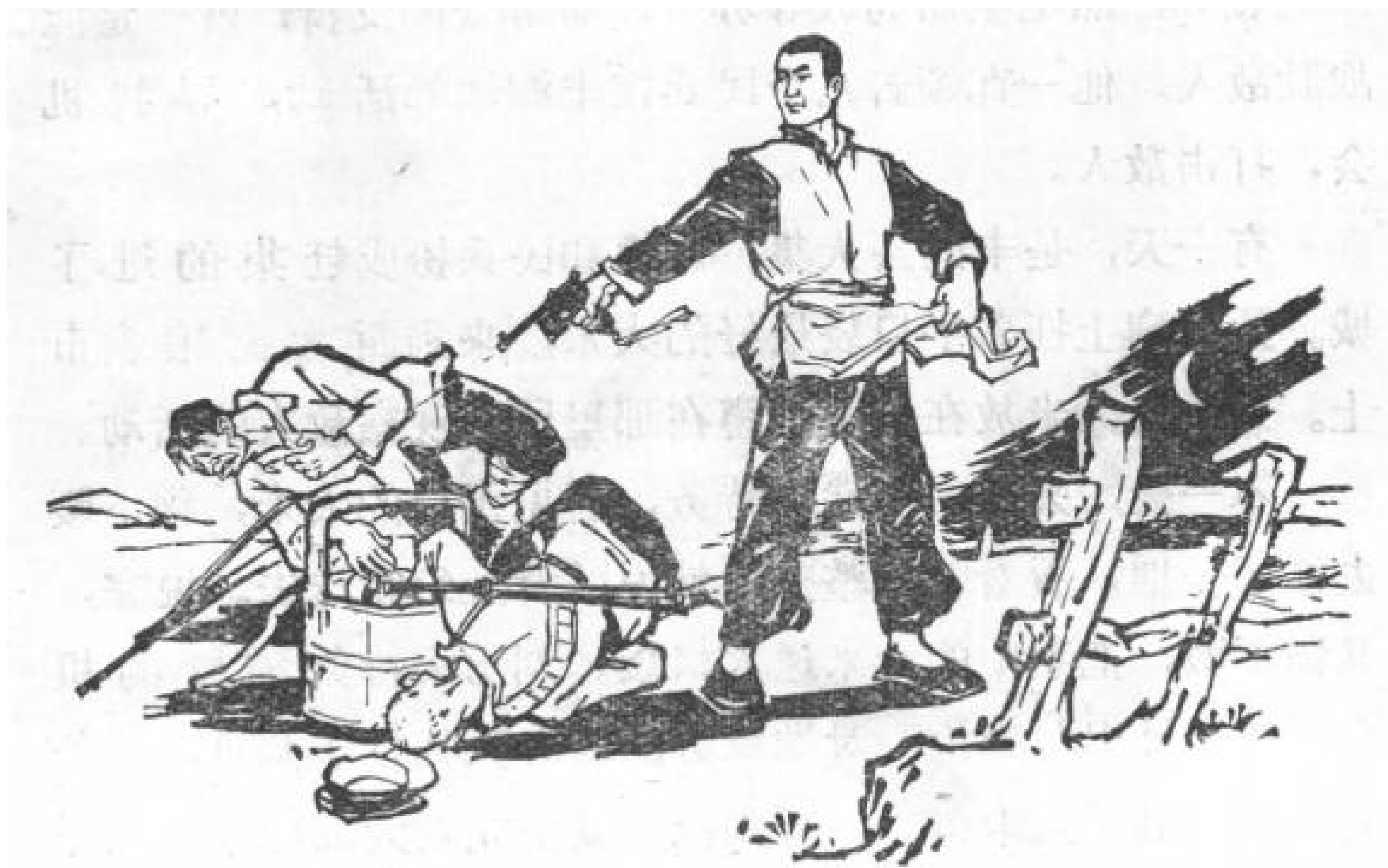
一个初秋的夜晚，刘勇率领民兵队，来到还乡河岸。快到半夜的时候，刘勇扮做卖肉的小贩模样，背上借来的一个肉箱子，腰里掖好了驳壳枪来到桥上，民兵们隐蔽在青纱帐里，给他作掩护。

工夫不大，果然有两个“吸血鬼”斜背着枪，吊儿浪当地走来。这两个家伙走到刘勇跟前，四只贼眼一直上下打量。

刘勇怕被他们看出破绽，就机警地向前装作热情地搭讪说：

“老总，今天的肉特别好，你瞧。”说着左手从箱子里拿出一块肉。两个“吸血鬼”看到五花三层的肉，一股香气扑鼻，涎水都拉拉出来了。一个瞧着肉说：“咱俩真是好运气，弄他二斤，再到酒馆来上它四两白干。”另一个假惺惺地问：“多少钱一斤？”刘勇笑呵呵地答道：“老总要买好说，你随便给。”两个家伙一听更高兴了，眼睛盯着箱子里的肉，手在箱子里翻腾，几乎连脑袋都钻进了肉箱子。刘勇见机已到，机警地横扫一下四周，敏捷地从腰里抽出枪，对准两个“吸血鬼”的后背，叭叭两下，两个家伙连哼都没哼就见了阎王，两只枪甩在地上。

刘勇刚把肉箱子推到还乡河里，就听到城墙上的枪声四起，他急忙抄起两支大枪，率领民兵队迅速地转移了。当敌人赶到桥上时，只看到了两个“吸血鬼”的尸体。从那以后，



城里的蒋匪军再也不敢零星地跑到外边来胡作非为了。

## 怒 杀 狗 特 务

蒋匪军屡次遭到民兵队的打击，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地想抓到刘勇，企图拔掉这棵“眼中钉”。

一方面，伪县长到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刘勇，派出大批特务、便衣队侦察民兵队的活动。另一方面，把城里的蒋匪军和警备队大部分派到四乡搜捕。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刘勇根据上级的指示，依靠群众，依靠地理熟悉等有利条件，把民兵队化整为零，分成小组，都以刘勇率领的民兵队的名义，分散在各地活动，迷惑敌人。敌人摸不清虚实，只好分兵追捕。结果到处挨地雷炸，挨冷枪揍，连一个民兵影子都没看见，弄得蒋匪军精疲力尽，损兵折将。

群众都为刘勇的安全担心，刘勇却坚信：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有群众的支持，就一定能战胜敌人。他一直领着几个民兵在丰润城郊活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

有一天，是丰润县大集，刘勇和民兵扮成赶集的进了城。他们肩上扛着半口袋最好的大米，来到西大街粮食市上。刘勇把大米放在地上，蹲在那里留心观察敌人的活动。

不一会，来了一个武装特务，看见雪白的大米，猫下腰去抓了一把，看看颗粒整齐，就说：“背上给我送去。”说完，又猫下腰，把手中的大米送入口袋。刘勇乘特务猫腰的机会，嗖地抽出驳壳枪，对准特务的后心叭叭打了两枪，特务的脑袋扎进了大米口袋。听到枪声城里立刻大乱起来。刘勇



和民兵挤在群众之中，把事前准备好的标语、传单抛散满城，并紧随群众拥挤的洪流走出城外。等敌人下令紧闭四门，满城搜查的时候，刘勇民兵队早已踪影不见。蒋匪军只好在他们伙伴死尸的身旁，看着刘勇留下的条子、墙上的标语、地上的传单发呆。

唐山军分区 整理

乔文科 插图

## 智勇双全的民兵小分队

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迁安岚山脚下的民兵小分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配合主力部队，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得敌人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这里记述的是这个民兵小分队的几次战斗故事。

### 智斗“伙会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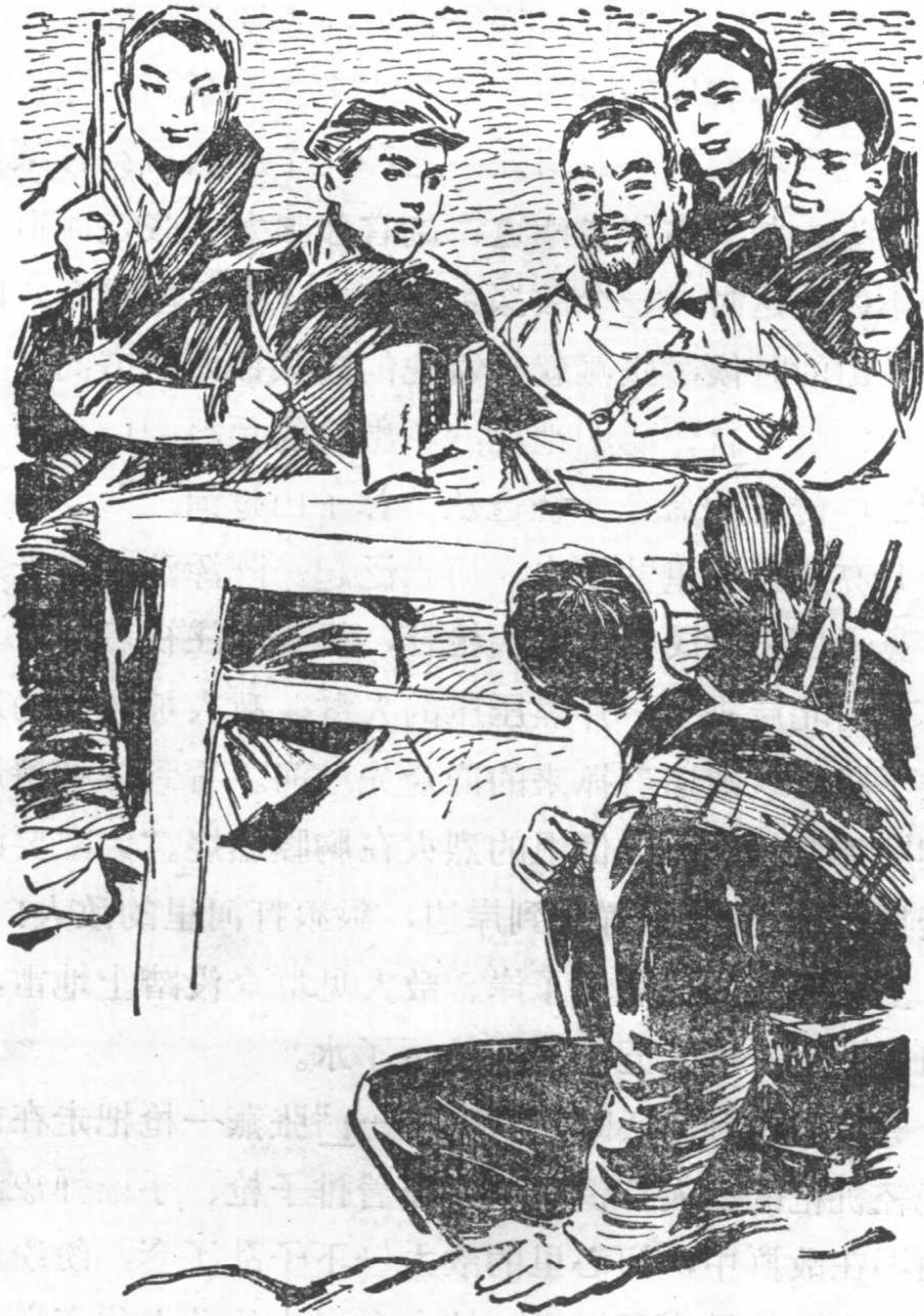
初秋的夕阳余辉，映照着岚山脚下卜官营村，墙上写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显得更加醒目。

这当儿，村里开出一支三十多人的民兵队伍，他们肩背着枪，威武雄壮地朝卜官营西山走去。

奇怪的是，他们顺着山梁，来到滦河南岸，在去西坝的滦河滩里转了个圈，上灯的时候悄悄地又回到了卜官营村。

原来，民兵小分队接到区委指示，说野鸡坨“伙会队”长王大脑袋今天早晨带着千余人到城西、城南一带“扫荡”。转这个圈，是为了迷惑敌人，更有力地消灭他们。

小分队回来后召开了党小组会，进一步分析敌情，研究作战计划。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的教导，接





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队长张燕说：“今天敌人出动两个营的兵力，还配有重武器。情况是敌众我寡，要认真对付。”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在羊鼻子山下的河套里打伏击。

午夜时分，一弯银月躲进云里，天阴沉沉的。“伙会队长王大脑袋带着他的喽罗，抢了六十多车东西，还抓了一些群众，走到城南十字路口处，他和几个小头目狗打架似地吵起来。王大脑袋主张走南道，副官独眼龙主张走西道，俩人吵个不休。这时，一个敌探跑来报告：“滦河南没有八路军，太阳压山的时候，张燕就领着他的民兵往西坝方向去了。”王大脑袋一听，自作聪明地说：“不出我的预料吧！从西道走，准倒霉！传我的命令，绕道从羊鼻子山过河。”

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河水泛起一阵浑浊的亮光。埋伏在羊鼻子山上的民兵，紧握枪杆，机警地注视着前方。不一会，从河北岸来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敌人被民兵的地雷阵吓破了胆，就硬逼着抓来的群众先过河。看到这种情形，民兵们肺都要气炸了，仇恨的烈火在胸膛燃烧。“大家要沉着！”张燕果断地说：“等群众到岸边，狠狠打河里的敌人！”

工夫不大，群众上了岸。敌人见群众没踏上地雷，就大着胆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下了水。

等敌人走到河心时，“叭——！”张燕一枪把走在前面那个端轻机枪的敌人打倒了。紧接着排子枪、手榴弹象冰雹似地倾泻在敌群中，河心里的敌人一下子乱了套，纷纷倒在水里。王大脑袋见中了埋伏，忙命令岸上的敌人往东撤，抢渡爪村。可是，当敌人接近爪村渡口时，埋伏在爪村土山上的民兵又给了他们一顿排子枪。敌人丢下几具尸体，慌忙卷了

回来。

这时，民兵们个个奋勇当先向敌人冲去。过了河的群众，有的拣起敌人的枪，有的拿着石头、棍棒也跟着冲了上去。

河里和岸上的敌人乱作一团。有的把枪扔到水里，有的顾头不顾腩地到处乱钻。

在民兵和群众强大的攻势面前，河里的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了。王大脑袋和岸上的敌人扔下抢来的东西，象受惊的兔子一样顺着河下游狼狈地逃窜了。

民兵们打扫完战场，一轮红日已从岚山升起。小分队带着胜利的喜悦，迎着朝阳朝山里走去。

## 奇 袭 顽 匪 群

一天上午，天气又闷又热。张燕正领着民兵爆炸组学习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突然，一个放哨的民兵跑来报告敌情：野鸡坨的敌人朝咱们村方向来了。

张燕拿起步枪和张立春来到山上，居高临下，朝西南一看，约有千八百敌人，直奔这个方向而来。可是敌人走到通往仓库营、耿庄子交叉路口，突然停了一会，转个弯朝耿庄子去了。

原来，王大脑袋上次在羊鼻子山遭伏击后，不甘心失败，这次又亲自带着他的喽罗，想用个避实就虚的战术，偷袭仓库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兵，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诡计。

张燕和张立春回村后，立即召开党小组紧急会议，研究



战斗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敌人正在耿庄子抓人抢东西，可以派些人去骚扰突袭，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乱敌人的行动计划。

为了缩小目标，行动方便，张燕只带了王小海和张立春两个人出发了。其余的同志留下负责接应和掩护群众转移。

张燕、王小海和张立春到耿庄子村边一看，没有什么动静，三个人便几个箭步进了对面的大院。张燕翻身跳上了围墙，趴着墙头往道南房上一看，一挺重机枪朝北架着，旁边有七、八个敌人围着啃西瓜。街上的敌人有的进进出出抢东西，有的吊打群众。张燕按不住仇恨的怒火，给王小海、张立春使了个“打”的眼色，一抬胳膊将一颗手榴弹甩到道南房上。“轰！”的一声，炸得敌人连滚带爬，呼爹叫妈。

张燕乘势迅速跳下墙头，和王小海、张立春飞步冲出，照准街筒子里的敌人一顿猛打。街里的敌人也乱了群。

这时，王大脑袋正在一个地主家甩着大嘴巴子啃西瓜。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把这个狗东西给吓懵了，他慌慌张张地从地主院里跑出来，气喘嘘嘘地嘶喊：“快，快，往——往南撤！”话音刚落，一颗手榴弹在王大脑袋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猛往前一窜，正好踩在一块西瓜皮上，“噗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独眼龙以为王大脑袋中了弹，和另一个家伙拖着王大脑袋的腿仓惶逃命。

这时，小王从树上解下王大脑袋的枣红马，翻身一跨，箭一样驰去。张燕和张立春也机智地从村西头闪进高粱地，消失在青纱帐里。

## 痛击“丧家犬”

一天深夜，小分队接到上级的命令，一溜小跑赶到了宋庄。支队云政委一见面就向他们交代任务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开始了，蒋介石已成为‘丧家之犬’。可是，狗急要跳墙，敌人在临死前还要作垂死挣扎。王大脑袋这条‘丧家犬’又勾结了滦县秦庄警备队，明天上午要来这一带‘扫荡’，把你们调来，是配合支队狠狠地揍他一顿。”

“是，坚决完成任务。”大家坚定、果断地回答。接着，云政委把作战计划说了一遍。

第二天早饭后，张燕化了装，扛着叉子，来到庄南打谷场上，一边装着晒豆秸，一边注视着张都庄方向。不大一会儿，一股敌人马队，趟起尘土狼烟，来到场边。

“喂！村里有八路没有？”跑在前头的独眼龙横眉竖眼地问。张燕停下手里的活计，镇静地回答：“没有。”独眼龙听说村里没有八路军，拨马而回，给王大脑袋报信去了。

张燕乘敌人没有注意，闪进一家院里，跳过几道围墙，来到指挥部向云政委作了报告。

这工夫，一群群的敌人贼头贼脑地进了街。支队和民兵早已做好准备。“叭！叭！叭！”进攻信号响了。刹那间，街筒子里成了一片火网，手榴弹在敌群爆炸。敌人来不及还枪就倒下了一大片。

王大脑袋一看这情景，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喊叫：“给我打！快打！”接着，敌人的机枪朝两个街口子猛扫起来。

小分队的几个同志飞身越过六、七道横墙，来到距敌人重机枪较近的一个院里。刚到门外北墙根下，一颗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落在身旁，张燕迅速地抓起来，“嗖”地朝敌群扔过去，“轰！”爆炸了。

“嘟嘟嘟！”子弹雨点似地落在张燕头前，溅起一片土花。张燕立刻滚到一个门垛后，对准敌人的机枪射手“叭！”地一枪，那个家伙的脑袋开了花，趴在重机枪周围的几个敌人吓得一个劲地往后缩。



冲锋号响了，支队队员、民兵们从各个院子里冲出来。王大脑袋一看，吓得用枪指着独眼龙说：“你给我上去，顶住！”

“王队长，我——我肚子疼。”

“混蛋，我崩了你！”

独眼龙无可奈何地刚朝重机枪爬了几步，张燕手疾眼快，“叭！”一枪，子弹从独眼龙的眉心钻了进去，独眼龙身子一歪，就一命呜呼了。

这时候，支队队员、民兵们已经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死的死，伤的伤。

王大脑袋吓得筋骨发软，脸色蜡黄，带着几个丧家之犬，朝正南拚命地逃窜了。战斗结束了，支队、武工队和民兵小分队，满载着胜利品，开赴新的战场。

迁安县人民武装部报道组 文  
赵锡复、周盛浩、李航 插图

## 爆炸能手陈财

陈财是赤城县沙古墩村人。在这一带，提起陈财用地雷炸敌人的事迹来，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 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五日，县人民政府决定在旧站村召开集市成立大会。第二天，县里得到蒋匪军要来袭击大会的消息。区民兵队把狙击敌人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陈财爆炸组。陈财举起拳头说：“保证完成任务！”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陈财带领爆炸组，背着地雷，扛着大枪出发了。路上陈财对大家说：“敌人想偷袭咱们的大会，没那么容易的，咱把他们拦在半路上，叫他们尝尝咱民兵的‘铁西瓜’味道！”大家高兴极了，边走边研究消灭敌人的办法，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叫面条湾的河川。河川里有条汽车公路，是城里敌人出来偷袭大会的必经之路。

陈财先观察了地形，把民兵召集在一起，说：“今天咱们在这条公路中间埋五个连线雷，两边埋八个单线雷，……这样就能有效地杀伤敌人，敌人踩那那响，让他们人慌马乱，我们就乘机打他个措手不及。”说完，大家便分头执行任务。

十月的深夜，寒风刺骨，大地冻得象披着铠甲一样僵硬。陈财和民兵们抡镐刨坑，铲土埋雷。手冻麻了不叫苦，



一心想着打敌人，不到一顿饭工夫，就把地雷埋好了。

埋好地雷，民兵们很快就埋伏在东山杂草丛生的壕沟里，注视着敌人的到来。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南边扬起一溜尘土，尘土中露出了二三百人，象毒蛇一样地向北慢慢地爬动着。大家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盯着。敌人的十几个尖兵到了埋雷的地方，地雷没有响。是地雷出了毛病吗？不是。这是陈财他们故意安排的，为了炸敌人的大队人马，道中心雷稀，两旁雷密。后面的敌人没发现什么动静，满以为我们没防备，象一群蝗虫拥进了面条湾。陈财和民兵们看着敌人入了圈套，几个人刚刚面对面一笑，敌人大队就踩上了地雷，只听“轰！轰！轰！”一团团烟柱把敌人抛上了天。敌人以为被八路军包围了，忽拉一下子趴在了公路两旁。那知，身刚着地，道旁的地雷也开了花，敌人又坐了土飞机。民兵趁着敌人慌乱之际，所有的武器都向敌群开了火，枪声、手榴



弹声一齐响了起来。敌人不知我们有多少人，连一枪也没来得及放，留下十二条死尸，狼狈地逃回了老窝。

## 又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一九四七年秋，谷子黄橙橙，高粱红艳艳，庄稼长得比往常年都好。为了不让敌人抢去一粒粮食，老乡们都开始了快收、快打、快藏的保粮运动。

一天，县城的敌人得知陈财和民兵队在赵家窑帮助老乡们收割庄稼，以为这次陈财麻痹下来了，是消灭这个“眼中钉”的好机会。于是，敌人集结了大队人马，偷偷地向赵家窑扑来。可是，周围几个村庄的革命人民，都是陈财爆炸组的耳目，敌人妄想搞突然袭击，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傍晚午的时候，陈财和民兵们帮助老乡收割庄稼正起劲的工夫，从蒋黄寺跑来一个老乡，急忙把敌人要来袭击的消息告诉了陈财。陈财紧握着送信老乡的手，紧急集合了爆炸组的民兵就出发了。

民兵们背着地雷，随同一个步枪班，飞也似地向西南更家村山梁上跑去。他们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敌人离他们只有半里远了。狡猾的敌人生怕挨炸，惨无人道地逼使老百姓赶着马车在前面趟地雷。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陈财一看，肺都气炸了，立即命令民兵在山道上埋上拉弦雷，在道旁埋上拉弦也炸，不拉弦也炸的地雷。地雷埋好后，陈财和民兵们迅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山梁上。当前面的乡亲们走过地雷区之后，敌人象羊群一样，端着枪，弯着腰，爬入地雷阵时，陈财狠狠地说了声

“拉！”民兵们立刻拉响了雷弦，地雷一个接着一个在敌群中开了花。顷刻间，硝烟漫天，雷声震耳，敌人倒了一大片。敌人一时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慌慌张张地往回撤。这时，陈财满腔怒火，举枪高喊：“同志们，打！狠狠地打！”霎时间，步枪、排子枪也响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死伤一片，剩下的敌人鬼哭狼嚎地逃跑了。

张家口军分区政治部 文  
赤城县人民武装部

贺保银 插图

## 飞 行 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活动在山海关、秦皇岛、海阳一带的飞行组，就是一支由骨干民兵组成的武装游击队。他们在敌人心脏巧侦察、破交通、反奸除霸、筹办军需物资，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 安子寺生擒“地头蛇”

抗日战争时期，秦皇岛郊外安子寺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地头蛇”，李中泰，  
头顶长疮脚底坏。  
见了鬼子叫干爹，  
点头哈腰吹捧拍。  
碰上穷人“立楞眼”，  
敲榨勒索发横财。

日本鬼子完蛋后，李中泰摇身一变，投靠“蒋该死”，当上伪大乡长。他依仗离五道桥炮楼近，有乡丁护院，自己又有一支三号“德枪”护身，所以无恶不作。

一九四七年正月初九早晨，县敌工部丁部长带来了上级紧急指示，要飞行组活捉“地头蛇”李中泰，除掉这一害。飞行组的同志一听，个个磨拳擦掌，要求立即行动。丁部长见到同志们这股子虎实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就和大家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

晚上九点钟，飞行组长建国、指导员王裕领着四个麻利小伙子，紧束腰带，轻装便服出发了。

那天是个假阴天，天灰蒙蒙的。他们每个人相隔十多米，沿着蜿蜒的汤河东岸，轻步疾行，直奔秦皇岛外安子寺。

来到一块长满荆条的坟圈子时，建国打了个手势，飞行组几个人悄悄停下来，每个人都侧身隐到坟头旁。北风吹打着荆条飒飒直响，人们纹丝不动。约过一袋烟工夫，只见村头一个火亮晃了三晃，这时建国也照样回了信号。刹那间，一个人影影绰绰朝坟地飞也似地跑来，正是关系人老康。同志们一见，亲热得紧紧握手点头，都各自会意了心情。

老康和建国、王裕小声说了几句，手一摆，领着飞行组几个人来到安子寺“地头蛇”家门口。按计划，飞行组两个同志去村东口警戒五道桥炮楼上的动静，老康去把守后门。

大家打量了一下进院道口，只见院墙约有丈八尺高。这是“地头蛇”李中泰为了保护他那狗命赃财加高的。王裕蹬着王武的肩膀，一纵身窜上了隔壁院墙。刚往门房西墙上一搭手，上面布满了尖刀子似的碎玻璃碴儿。他脱下棉袄往上一盖，轻轻地把玻璃碴儿按倒，顺手抓住门房墙角，踮脚一跃上了房顶。建国、王武、单义也都爬上去了。



接着，兵分两路。王裕、王武贴西边花墙子，直扑“地头蛇”李中泰住的正房。突然间，狗“汪汪”地叫起来。单义把早已准备好的窝头扔下去，狗不叫了。这时王裕刚窜上正房，东厢房里听到狗咬，灯亮了。王裕凭借着烟囱作掩护，半蹲着身子观察动静。不一会儿，乡丁李立秃端着“马三八”枪，贼头贼脑地从东厢房摸出来，听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就装作硬汉子讨好主子，拉着破锣似的嗓子诈呼：“谁敢到李老爷家偷东西，我立秃的枪法可是出名的！”说着，他懒洋洋地顺梯子上西厢房。爬到半腰，他斜扭着身子往北边正房上一望，吓得他一怔，发现烟囱边有人，举枪就要打。王裕手疾眼快，一搂扳机“砰”的一枪，李立秃象倒口袋一样，“噗通”一声摔在地上，“吭哧”两声，再也不动了。

这时，一里多外的五道桥炮楼枪声象爆了豆，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时断时续地听到屋里有“区区咕咕”的声音。王裕举起拳头，朝大伙作了个下定决心的手势，然后就对伪乡长喊话：“李中泰，今晚把乡公所和你都包围了，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交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你要想顽抗，死路一条！”话音刚落，只听屋里边“刷啦”一声响，判断是李中泰在往枪膛里压子弹。

这当儿，王裕顺手把挡烟囱的两块青砖扔下去，见屋里没敢打枪，接着建国、单义顺东花墙悄悄摸到东窗户根，两支枪口“噌”地一下捅进窗里，厉声说：“快开门！要不我们就动家伙了。”这一下，吓得老婆孩子直叫唤。李中泰吭吭哧哧地说：“我……我把枪放到外屋锅台上，你们来取。”王裕猜出他是在耍花招，软磨硬泡拖延时间，幻想炮楼上的敌人出来



搭救他这条狗命，就单刀直入地说：“李中泰！你听五道桥的枪声，那是我们大部队把炮楼包围了！他们都自身难保，还顾得了你？你再执迷不悟，我们就用炸药端了你这狗窝！”建国故意把一块青砖“咕冬”放在窗台上。伪乡长的闺女吓得狼哭鬼嚎地往西屋里跑。一推门，“地头蛇”李中泰以为是八路军闯进来了，“噗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双手耷拉着脑袋连声说：“饶命……饶命！”建国、单义顺势踢开外屋门，冲进屋，缴了李中泰的械，还搜出了八十发手枪子弹和一百三十发步枪子弹。与此同时，王裕、王武也取下了死乡丁身上的“马三八”和子弹袋。

满天星斗眨眼笑，一钩新月挂树梢。飞行组一行六人，押着“地头蛇”李中泰凯旋归来。

## 脚山根下拔“钉子”

一九四七年初冬，建国他们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拔掉疙瘩岭、狐狸套两个“钉子”。

疙瘩岭、狐狸套是座落在山海关北，脚山下的两个小山庄，相距不过三里地。这里虽然没有国民党大部队驻扎骚扰，但地主武装“红眼队”却十分嚣张。一天晚上，呼呼的西北风越刮越硬。在去往疙瘩岭的蜿蜒小道上，飞行组一行八人借着月光疾步前进。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梁，趟过一道又一道结冰碴的河水。太阳冒头的时候，来到了脚山的二郎庙。

他们各自化了装，直奔疙瘩岭。

疙瘩岭村东一个高大门楼，挂着一块缺边少沿的牌子，写着“疙瘩岭保公所”。初冬的早晨，寒气袭人。保公所门前的保丁抱着大枪瑟缩着身子，遛来遛去，东张西望。他见村口走来一行人，不由得一怔。为首的一个中等身材，身穿湖绉夹袍，头戴深灰色长绒礼帽，一幅墨镜，神气十足，大摇大摆地走来。保丁怀着惊惑的心情，乍着胆子问了一句：“哪部分的？”

飞行组的同志们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进。保丁没见回话。又追问两句。这时，建国他们已到近前，狠狠地斥责说：“咋呼什么……”没等保丁捉摸过味来，王武跃上两步，一下子掐住保丁的脖子，夺过大枪，严厉地说：“不要吭，声张就毙了你！”保丁连连点头。他们留下一人警戒，并对保丁进行训话。

其他人敏捷地窜入院子，影在二门旁。从玻璃窗子望去，紫檀色八仙桌上四个秃头秃脑的家伙正在饮酒行令。“全来了”的语音未落，建国带着两个人“噌”地撞进屋。桌上的人一愣，三支乌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他们。有两个家伙手里的酒杯“叭”下子掉到桌上，摔得粉碎。建国大声地说：“我们是飞行组！”这一句不要紧，吓得几个家伙面如土色，伪保长赶忙搭讪着说：“三位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只管吩咐，敝人愿效犬马之劳。”建国严肃地说：“少说废话！你们欺压百姓，效忠蒋匪，干尽了坏事，罪大恶极。今天就要你们的脑袋！”一听说要脑袋，伪保长和几个狗地主“噗嗤”跪倒在地，叩头求饶。建国接着说：“马上把枪缴出来，饶你们几条狗命！”这时，保长和三个狗地主面面相视，一时哑口无言。建国看透了他们的心事，厉声喝道：“告诉你们！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已经开始了大反攻！”他用手枪朝几个人一点，“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跹头了……”保长和狗地主满口不住地称“是，是……”

飞行组的同志在疙瘩岭缴获十支步枪，五百多发子弹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带着战利品连同伪保长直插狐狸套。

别看离狐狸套才三里远，要翻过三岭二沟一面坡。等翻过二岭来到橡树沟里，建国突然喝令伪保长：“站住！”伪保长以为要杀掉他，吓得直“筛糠”，结结巴巴地说：“老爷饶命！饶——命！”并表示要立功赎罪。这时，建国说：“也好！今天给你一次做人的机会。”接着，向他交代了到狐狸套时，应该

怎么说。保长连忙答应：“是！是！一定遵命。”当时留下一人隐蔽在橡树丛里看管枪支，其他同志叫保长带路来到狐狸套大乡。

刚一进门，一个管事模样的人迎了上来。保长哈着腰按照建国事先教给他的说法抢先搭言：“这几位是山海关专员公署的，来检查咱们的枪。”

“是，是，先到里屋喝茶！”

一进屋，建国他们几个人分开坐下，单义搬了个凳子坐在门旁。管事模样的人，一面倒水一面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





建国他们。建国紧紧逼问：“抓紧时间！我们今晚还要赶到黑鱼沟！”管事模样的人眼珠一转说：“这——这枪——，嘿！嘿！真不巧，乡长进关带去了。”“他一个人能带九支枪？”性急的王武说着，上去就是一个耳光。管事模样的人连忙改口：“哦，哦——我是说他把钥匙带走了。”

“枪呢？”这时建国把枪口对准了那个人的脑门儿。保长在一旁讨好地说：“好说，好说！有话慢慢讲！”

“哦，哦——在——在里屋。”管事模样的人无可奈何地说。

王武飞起一脚踢开里屋门，迅速地卸下枪机，把枪捆在一起了。刚要扛着走时，只听大门“咯吱”一声，穿着狐狸腿皮袄的乡长和他背着美制“卡宾枪”的儿子进来了。

这时，事先埋伏在大门东碾道里的小高和老张，由背后跟上来，用枪逼住了乡长狗父子厉声喝道：“不准动！”乡长一看他们的一身束装，还以为是“自家人”闹了误会。连忙点头哈腰地说：“兄弟别误会，你们是——”

建国没等伪乡长的话出口，就说：“我们是飞行组。”狗父子一听“飞行组”三个字，顿时吓了一身冷汗，乖乖地就擒了。

建国等八个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押着两个“钉子”的敌人和缴获的枪支弹药，胜利地返回了原地。

唐山军分区、抚革武 整理

刘汉宗 插图

## 英勇机智战顽匪

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青县城。伪县长刘风凯听说南王庄的民兵厉害，便派地主还乡团团团长王少方带领六十多个匪徒攻打南王庄。

那一天，老贫农庄长全正在地里劳动，他发现敌人来了，立即钻进一个井边的地道口，顺着地道跑回村里，把情况告诉了民兵于贵方。真不巧，那天在村里的民兵只有小于一个民兵，其他人都到外地执行任务去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于贵方在敌众我寡的严重形势下毫不畏惧，他和两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一起登上高房，观看敌人的动静。这时，敌人已经来到村东口。于贵方马上和两个少年在墙头、房顶上用毛巾、帽子伪装成假人迷惑敌人，一面命两少年吹哨子虚张声势，他立即跑到村东口朝敌人扔了一颗手榴弹。敌人发觉村东口有埋伏，就改变了主意，往村南口溜去。于贵方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鬼主意，马上从地道里跑到村南口，用枪和手榴弹向敌人猛射。敌人知道南王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就颤颤悠悠地又转向村西口，想寻找薄弱环节冲进村内。于贵方机警顽强，又从地道里钻到村西口，用枪射击敌人。敌人都是怕死鬼，他们不知道村里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埋伏，最后狼狈溃逃了。

民兵队长卢世元带领民兵回来以后，小子立即汇报了发生的情况。民兵们无不为他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再来报复，就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果然不出所料，在当夜十二点，伪县长刘凤凯亲自带着一百多人进攻南王庄来了。敌人还没进村就打炮，妄想摧毁高房工事。民兵们和赶来参战的区小队早看透了敌人的阴谋，他们藏在地道和暗堡里，紧握手里的武器等待敌人进村以后再收拾他们。敌人打过炮以后，就一窝蜂似地冲进村里，并架起机关枪。卢世元看到这种情况，就沿着墙根迂回过去，把捆好的三个手榴弹投向敌人。“轰”地一声巨响，敌人和机关枪一块飞上了天。这时，民兵在高房工事里，地道暗堡里，街道窗眼里一齐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一片惊慌，不知所措。

正在狠揍敌人的关键时刻，放哨的民兵突然发现塔寺庄据点的敌人也朝这里开来。民兵们和区小队经过简短的研究，决定来个将计就计，立刻派出部分队员从地道赶到村南口，向开来的敌人打了一阵排子枪。这一打，南边来的敌人以为村里有八路军大部队，就用机枪、大炮向村里猛轰。而村子里的敌人，听到村南边枪炮声激烈，误认为是县大队来了，马上组织火力还击。敌人互相撕杀起来。后来，村里的敌人带着残兵败将往村北撤退，村南的敌人追过来才发现是自己打了自己。敌人看着他们死的死、伤的伤的同伙，象放了气的皮球，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各自缩回匪窝。

青县 华中胜

（原载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河北日报》）

## 兰小三舍身护干部



一九四二年，兰小三刚满十二岁，就成了游击队的“小交通”，经常为革命站岗放哨，是一名出色的小民兵。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晚，玉田县委在八里庄召开联村干部会。九点多钟，在村东头站岗的兰小三，突然发现东边庄稼地里一群“黄狗子”向这边蠕动。他刚要进村通知，一抬腿，见敌人已分兵三路向他包围上来了，形势万分危险。这时，兰小三知道去村里通知干部们已来不及了，怎么办？决不能让干部遭到敌人的袭击。他急中生智，果敢地朝敌人“叭、叭、叭”就是三枪。

开会的干部和村里的群众听到枪声，都隐蔽起来。敌人一见进攻受阻，就顺着枪声一齐向兰小三追来。小三瞄准了

前边的一个敌人，“叭”的又是一枪，那个敌人死狗一样倒下了，后边的敌人又冲了上来。小三边打边往南撤，沉着地吸引住敌人火力。当他离敌人只有三十米时，他抛出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他借着手榴弹炸起的烟雾，几步窜到高粱地里。敌人活象一群饿狼，又成帮地把高粱地围起来。



这时，兰小三一见把大部分敌人都吸引过来，想到开会的干部和村里群众都安全转移了，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非常坦然。他一边喊：“区小队的同志们，瞄准敌人，狠狠



地打呀！”一边变换着位置，东打两枪，西打两枪，迷惑敌人。敌人以为围住了区小队，就拚命地打起枪来。霎时，火网把高粱地封锁个水泄不通。

枪炮声响过一阵以后，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蹑手蹑脚地一步一步向前逼近。兰小三沉着地瞄准了前边的一个蒋匪军，狠扣扳机，“糟糕！”子弹打光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马上从腰里拽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揭开了盖，满腔怒火地说：“跟狗日的拚了！”敌人越来越近了，当敌人看清只是一个小孩时，一个匪军官向四周匪军臭骂：“他妈的，我们上当了！”接着，他嚎叫着“捉活的！”话音未落，兰小三手里的手榴弹，“嗖”下子朝那个匪军官甩去，“轰”的一声，那个匪军官被炸得趴到那儿乱吭哧，几个匪军也倒下了。敌人恼羞成怒，猛烈向小三扫射，突然，小三昏过去了……

小三醒来时，已落在敌人的手里。

敌人为了从小三口里得到我军的情况，软硬兼施。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兰小三一心为革命，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当时他才刚满十六岁。兰小三舍身保护革命干部的英勇事迹，至今还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大家以十分敬佩的心情，怀念着这位一心为革命的英雄少年。

唐山军分区、玉田县人民武装部报道组 文

王 相 插图

（原载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河北日报》）

## 护 军 库

解放战争时期，我当村武委会主任。那时，我们虽然只有九个民兵九条枪，可是我们充分运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机动灵活地袭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打击敌人。

一次，我军五旅供给处把从战场上缴获敌人的大批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交给我们保存。我接受了任务以后，就在深山密林中找好了几个山洞，把东西隐藏起来。

后来，由于叛徒告了密，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五、六百人来抢我们的军用物资。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已开赴前线去歼灭敌人，不但一时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来不及了。我和同志们商量对策，大家都很坚决，一致表示：人在东西在，誓死保卫胜利果实。我们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同志们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有保护胜利果实的坚强决心，一定能战胜敌人。我们决定和敌人打一场“迷藏战”、“麻雀战”。

我们村四面环山，地形险要，满山是茂盛的林木和草丛，这就为“迷藏战”、“麻雀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事先，我们在敌人必经之地埋设了几个地雷，然后，大家全部埋伏在一条狭道的半坡上。国民党反动军队早就尝过根据地军民的厉害，因此，这次一入山口就战战兢兢，走走停停。没走几步



就踏上我们的地雷，匪兵横倒一片，敌人更是害怕了。他们一边走，一边放枪壮胆，我们也不理。他们听听没有动静，就放开步子前进。我们打冷枪，一枪撩一个，一连撩了他好几个“倒栽葱”。敌人急了，机枪、大炮一齐向我们阵地打来。打了一阵，听听山上没有动静，又要前进。那里知道，我们早已转移到他们背后，冲着敌人屁股给他一阵排子枪，连投几颗手榴弹，一阵喊杀声震荡山谷。敌人以为遇到我军大部队埋伏，乱作一团，随即，又是机枪大炮一齐打，并向我们阵地猛冲过来。这时，我们九个人又分为两组隐藏起来，一组在西山，一组在东山。敌人乱碰了一气，找不到目标，又要往前走，我们又从两面打开了冷枪，敌人“噗通”“噗通”又栽倒几个。这时候敌人迷了阵，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主要阵地在哪里，就象没头苍蝇乱撞开了。他们冲了几个山

头，连个人影也没找到，就是挨了一阵地雷炸，挨了一些冷枪。

就这样，我们九个人利用有利地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忽隐忽现，即打即离，闹得敌人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太阳落山了，敌人怕黑夜吃大亏，丢下死尸狼狈逃窜。他们忙忙碌碌地折腾了一天，最后连我们军库的一根毫毛也没摸着。

赤城县窑子沟老民兵阎玉亮 口述

赤城县革委会报道组 整理

李恩云 插图

（原载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张家口日报》）

## 深夜扒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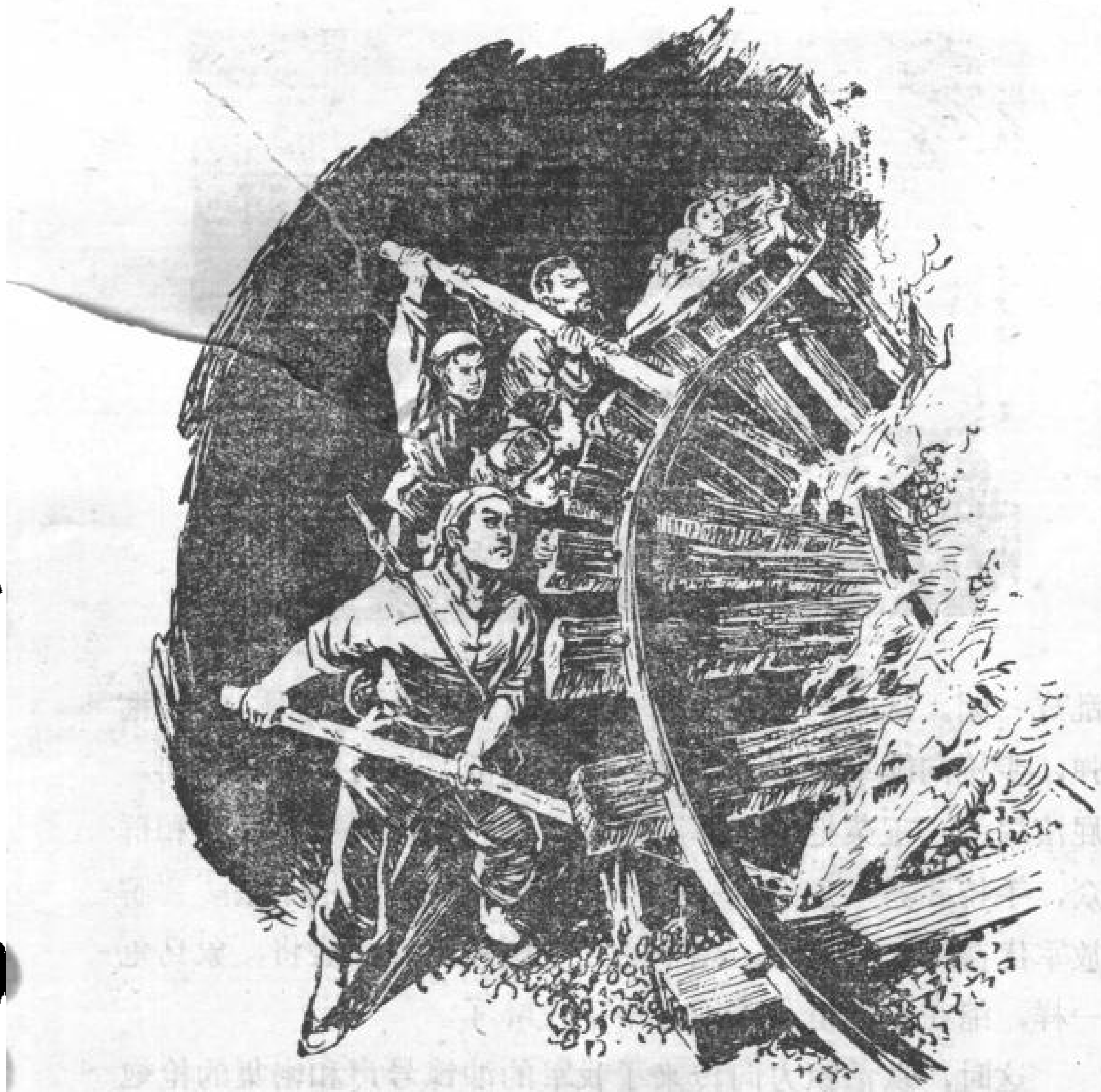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春，我主力部队要解放泊镇。盘踞在泊镇的国民党匪军，被我军包围得水陆不通，弹尽粮绝，慌忙向上司求援。

一天，下口区小队得到情报，说东光据点有一百名蒋匪，要在夜间十二点乘火车去增援泊镇的敌人。区小队领导立刻召集各村民兵干部进行研究，决定：在夜十二点前扒断铁道，阻击敌人的兵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泊镇。刘人庄的民兵队长杨玉荣马上站起来，坚决地说：“请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熟悉情况，扒道有经验，保证完成任务！”杨玉荣是有名的“神枪手”，他领导的民兵队勇敢善战，曾多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立过不少战功。区小队领导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让杨玉荣组织民兵去执行任务。

玉荣接受任务后，连午饭也没吃，就跑到刘人、张庄、前宫等村去组织民兵作战前准备。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自动把切菜刀、铡刀片拿出来，磨快擦光，要求协同民兵作战。

晚饭后，玉荣带领民兵和群众，扛着土枪土炮，带着铁锹铁镐，神速来到从东光到泊镇的铁路线上。杨玉荣在四外布置好警戒，人们把棉衣一脱，七手八脚就把铁路扒断了一大截；民兵们也早已埋好了地雷。杨玉荣一挥手，民兵和群





众迅速埋伏在铁路两旁。

深夜，一列载有国民党匪军的火车由南往北开来。民兵和群众都紧握着武器，两眼盯着火车等待命令。就见火车带着一阵风冲到这里，“卡嚓”一声，火车脱轨了，机车就象中弹的兔子一头栽到路基下边，后边载匪军的车厢“哗啦啦”一阵巨响，象一条躬起腰的蜈蚣七扭八歪地倒在路轨上了。匪军死伤大半，活着的都争着从车窗里往外爬，狼哭鬼嚎，



乱成一团。这时，玉荣大喊一声：“打！”顿时，地雷，手榴弹，步枪向匪军一齐开了火。国民党匪军被打得懵头转向，屁滚尿流。玉荣把手一挥，大喊：“同志们，冲啊！”民兵和群众，手持武器，象潮水一样，一齐冲上去。“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这时，剩下的几个国民党残兵败将，象乌龟一样，缩在车厢里，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这时，从泊镇方向传来了我军的冲锋号声和密集的枪炮声，我们的主力部队解放了泊镇。

阜城县下口公社刘人大队蔡向阳 文

张玉良 孙贞华 插图



C0383863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河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3集

作者 = 河北人民出版社编

页数 = 90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1972.05

出版社 = 编辑

书名  
前言  
目录

录

民兵英雄郝庆山  
模范大枪班  
钢铁游击队  
董家庄地道战  
民兵联防打豺狼  
巧夺机枪  
痛打落水狗  
夜袭盐店  
截粮伏击战  
康九成刀劈鬼子头  
黑夜深山救亲人  
手巾包吓破日伪胆  
还乡河畔打蒋匪  
智勇双全的民兵小分队  
爆炸能手陈财  
飞行组  
英勇机智战顽匪  
兰小三舍身护干部  
护军库  
深夜扒铁道